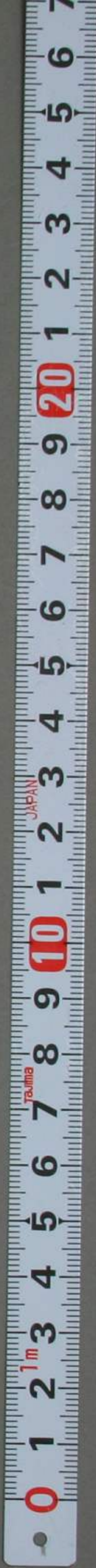


蘇東坡詩集

慶賀 二十
禪悟 二十一
同 嘲 謔
時序 二十二

特別
A18
37
15





和
門 37
號 15
卷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二十

慶賀

秦少游夢發殯而葬之者云是劉發之柩
是歲發首薦秦以詩賀之劉涇亦作因次

其韻

君看三代士執雉次公士執雉出周禮宗伯以禽作六擊疏云義取所守介而死不失其節本以殺

身為小補居官死職戰死綏續禮戰者將死鼓御死綏夢尸得官

真古語厚晉殷浩傳或問浩曰將涖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

五行勝已斯為官官如草木吾如土次公五行以

仕而未祿猶賓客待以純臣蓋

非古餽焉曰獻稱寡君接禮記仕未有祿者君有餽焉曰獻使焉曰寡君豈比公



卿相爾汝次公孔融與禰衡為爾汝交又杜詩忘形到爾汝世衰道微士失已得

喪悲歡反其故草袍蘆箬相嫵媚飲食嬉遊事羣

聚曲江船舫月燈球續言進士開宴嘗寄於曲江亭既撤饌則彩架泛舟又有月燈閣打毬之會是

謂舞殯而歌墓看花走馬到東野厚孟郊字東野其及第詩曰春風得意馬蹏疾

一日看盡長安花餘子紛紛不足數次公禰衡云餘子碌碌莫足數二生年少兩豪

逸詩酒不知軒冕苦故令將仕夢發棺勸子莫為

官所腐塗車芻靈皆假設次公塗車芻靈言明器也字出禮檀弓著眼細看

君勿誤時來聊復一飛鳴進隱不須煩伍舉援楚莊王即位

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

舉退矣吾知之矣

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

之五十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

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羨君臨老得

相逢喜極無言淚如雨不羨白衣作三公次公史記始皇本紀注引茅盈內紀

不愛白日昇青天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又荀爽白衣作三公

愛君五十著綵服兒唬却得償當盈曾祖父蒙於華山之

烹龍為炙玉為酒鶴髮初生千萬中乘雲駕龍白日昇天

壽金馬詔書錦作囊白藤肩輿簾感繡感君離合續老萊子年八十衣綵衣為小兒號以悅親

我酸辛此事今無古或聞長陵竭來見大姊厚漢武帝母王

太后微時為金王孫婦生女在長陵小市武帝立自駕迎之直至其門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帝下車泣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

俱謁俱謁仲孺豈意逢將軍援霍仲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絕不相聞久之去

病既壯大為將軍擊匈奴至平陽見仲孺號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開皇苦桃空記面續隋文帝外家

呂氏其家甚微帝顯後求訪不知所在開皇初汝南郡上言有建中天

男子呂永吉自稱有姑字苦桃嫁楊氏勘驗知是舅家而貴之

子終不見厚代宗皇后沈氏生德宗史思明再陷河洛失后所在德

使分命使臣周行天下宗即位建中元年孟尊為皇太后以睦王述為奉迎太后

終貞元之世無聞焉援吳起出衛國門與其

為卿相不復入衛頃之其母死母訣鷺臂而盟曰起不

起終不歸後仕衛為西河守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願考叔為

願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鄭伯用其說而母子如初

賀陳述古弟章生子

鬱蔥佳氣夜充間續漢光武紀望氣者蘇伯阿曰氣佳哉鬱鬱蔥

為名充然賈充始生父達曰後當有充間之慶故以

字公間始見徐卿第二雛厚杜詩徐卿二子生絕奇又云丈夫生

甚欲去為湯餅客援唐明皇王后恩寵日衰不自安一日訴曰三

湯餅邪上即獨不記阿忠脫新紫半臂換一斗麪為生日

戚然閑之惟愁錯寫弄麀書續李林甫舅子姜度妻誕子林甫

之皆掩手書慶之曰間有弄麀之慶客視

口也參軍新婦賢相敵厚晉王渾妻鍾琰生子濟他日濟趨庭

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不而過渾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曰若

翅如此參軍謂渾弟淪阿大中郎喜有餘

中郎蓋謂援謝道韞嘗曰一

謝安也門叔父則有阿大

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生未期

聲曰真英物也以其為溫嶠所賞故名曰溫

樂全先生生日以鐵拄杖為壽二首

先生真是地行仙次公楞嚴經言仙

向銅人話疇昔故教鐵柱關清堅入懷冰雪生秋

思倚壁蛟龍護晝眠子仁退之赤藤杖歌空堂晝

天會方丈續維摩經言三萬二千師子座高八萬

狐禪次公野狐禪禪家之妖魔者任

二年相伴影隨身續李白詩舉杯邀明月對影成

草木春摘石舊痕猶在眼閉門高節欲生鱗畏塗

自衛真無敵續莊子畏諫者若畏泥塗次公莊子畏塗者十殺一人焉則必盛卒徒而後往捷徑爭先

却累人續唐書盧藏用始隱終南山晚徇權利嘗謂司馬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曰以僕視之仕塗之捷徑耳遠寄

知公不嫌重筆端猶自幹千鈞子七先生嘗云凡人作文字須是筆頭下挽得數萬鈞起方可

次韻穆父尚書侍祠郊丘瞻望天光退而相慶引滿醉吟

千章杞梓陰雲天厚史記貨殖傳山居千章之材左傳云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樗散

誰收老鄭虔續杜甫送鄭虔詩鄭公樗散賢成絲酒後嘗稱老畫師喜氣到君浮白

裏續說苑魏文侯飲羣臣酒曰飲不盡者浮以大白豐年及我挂冠前援後漢達萌挂冠東都城門歸

遼東又陶弘景脫朝服挂神武門令嚴鐘鼓三更月厚杜詩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野宿

貌貅萬竈煙太息何人知帝力續莊子堯時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

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歸來金帛看頰肩次公退之城南聯句刈熟擔肩頰

郊祀慶成

帝出乘昌運次公易帝出乎震天心予太平文章三代繼任漢紀贊

文章有三代之風制作七年成次公是歲壬申元祐七年哲宗皇帝即位之七年也大祀乾坤

合續言合祭天地也剛辰日月明厚剛辰剛日也禮記言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泰壇朝

埽地次公禮記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又曰埽地而祭於其質也魄寶夜垂精厚晉書天文志

北流吞朔易續言黃河順流於北也書云平在朔易乃北方之地也西極落欒槍次公言

靜也欒槍妖星名出則兵見故也升燎靈光荅次公言燔柴之煙也迴鸞瑞霧迎需

雲徧枯槁解雨達勾萌厚易需卦雲上天需又解卦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谷草木皆

甲拆又禮記月令云勾者畢出萌者盡達可頌非天德因箴亦下情次公詩庭燎因以箴之也民

文蔚堂

言知可酌

厚禮記坊記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

帝謂本無聲

次公詩帝謂文王又云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富國因崇儉

年觀書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無心斯格物克己自消兵

唐書蕭儉當國謂四方無虞遂議太平事乃密詔天下鎮兵逃亡不

補謂之消兵

化國安新政孤臣返舊耕

次公王符論化國之日舒以長還將清

廟什留與野人賡

次公清廟祀文王之詩也

次韻王仲至喜雪御筵

三軍喜氣鑠飛花

唐摭言李紳鎮揚州請章孝標賦春雪詩云六出花飛處處飄黏窗拂砌上寒條朱門

到曉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銷

睡起空驚月在沙未集驊騮金駮裏

厚漢武帝鑄金

作馬蹄狀謂之金駮蹄其後杜詩云駿馬時看金駮裏佳人屢出董嬌兒

故殘鳩鵲玉橫斜

次公鳩鵲漢殿名杜

甫宣政殿退朝詩云雪殘鳩鵲亦多時玉橫斜雪殘之貌也

偶還仗內身如寄尚憶江南

酒可賒宣勸不多心自醉

次公劉寬傳嘗於帝前被酒醉伏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不敢

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也

彊扶衰白拜君嘉

續左傳襄四年穆叔如晉晉侯享之歌鹿鳴之三三拜曰

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

表弟程德孺生日

仗下千官散紫庭時聞小語說蘇程長身自昔傳

甥舅壽骨遙知是弟兄

予與君皆壽骨貫耳班列中多指予二人不問而知其為中表也曾

活萬人寧望報

君在楚州予在杭州皆遇飢歲活數萬人

祇求五畝却歸耕四

朝遺老凋零盡

次公此詩是元祐八年作乃哲宗時也言四朝則是仁宗英宗神宗哲宗為四朝逆數甲子蓋三四

十年事則程德孺當是時自出仕而來乃四朝之臣矣

鶴髮他年幾箇迎

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銀

篆盤為壽

旃檀婆律海外芬

續婆律出波斯國膏香在木心中厚酉陽雜俎一木五香根旃檀節沈香花雞舌葉霍膠薰

陸又云龍脰香出婆利國有婆律樹高八九丈瘦者出龍脰香肥者出婆律香次公案本草云婆律香出婆律國與龍脰同生一樹也

老臍柏所薰厚唐本州廚生中臺川谷陶隱居云形似麝常食柏葉故秘康養生論云麝食柏而香也香螺脫

鷹來相羣援香螺脫鷹甲香也能聚眾香能結縹緲風中雲一燈如螢

起微焚何時度盡繆篆紋厚前漢藝文志漢興太史試學童以六體謂古文奇字篆書繆篆蟲

卯君次公卯君子由也子由已卯生故云君少與我師皇墳次公皇墳言三皇之書三墳是也

旁資老聃釋迦文共厄中年點蠅蚤續退之詩朝蠅不須驅莫蚤不須拍

蠅蚤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厚前漢楊震死詔策曰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在藩晚遇斯須何足

云子仁白樂天曲江感秋詩晚遇何足言白髮映朱紱君方論道承華勛援韓詩方今向升平元凱承華勛

我亦旗鼓嚴中軍次公先生蓋自言作帥定州也國恩當報敢不勤

但願不為世所醺邇來白髮不可耘問君何時返

鄉粉厚謝靈運詩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且為樹粉檟無令孤願言又劉禹錫上武相公書一身主祀萬里望粉榆之鄉次公漢高祖少時祭粉榆之社及移新豐亦立焉故後人用粉榆字為鄉曲也收拾散亡理放紛此心實

與香俱焄聞思大士應已聞厚楞嚴經言觀世音從聞思修入三摩地

借前韻賀子由生第四孫斗老借子由浴罷詩韻

今日散幽憂續莊子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我適有幽憂之病方治之未暇治天下况聞萬里孫已報三日

下彈冠及新沐厚楚詞新沐者必彈冠

浴朋來四男子大壯泰臨復次公易復卦朋來无咎為其有陽生則為復二陽生則為臨三陽生則為泰四陽生則為大壯開書喜見面未飲春生腹厚

樂天家醞詩捧疑明水從空化飲似陽和滿腹春

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舉家

傳吉夢援詩吉夢維何維熊維羆殊相驚凡目爛爛開眼電續晉書戎眼爛

爛如巖下電李賀詩云頭玉硤硤眉但令彊筋

謂王戎也袁翠杜郎生得真男子

骨可以耕衍沃

次公左傳有不須富文章端解耗紙云春井衍沃

竹君歸定何日我計久已熟長留五車書

其書五車

吾與子由共九男孫矣

厚莊子謂惠子多方

要使九子讀

次公適則子由之幼子也

窮達已可卜蚤謀二頃

田莫待八州督

吾前後典八州

子由生日

上天不難知好惡與我一方其未定間

次公申包胥曰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

人力破陰隲

續洪範惟天陰隲下民注云隲定也天不言而隲定下民也

少忍待其

定報應真可必季氏生而仁觀過見其實端如柳

下惠焉往不三黜天有時而定壽考未易畢兒孫

七男子

三子四孫

次第皆逢吉

厚洪範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遙知設羅門

厚左傳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

回思

十年事無媿篋中筆

次公杜詩篋中有舊筆情至時復援

但願白髮兄年年作生日

以黃子木拄杖為子由生日之壽

靈壽扶孔光

續前漢孔光為太師太后詔曰國之將興尊師重傅其令太師母朝賜靈壽杖

菊潭飲伯

始

厚盛弘之荊州記菊水出穰縣芳菊被水甘香谷中皆飲此水而壽

云閒艸木豈樂蒙此恥

次公孔光胡廣二人皆畏隲

一時偶

收用千載相癡痕海南無佳植野果名黃子堅瘦

多節目

厚晉書庾凱見和嶠歎曰木林森如千丈松

天材任操倚

嗟我始翦裁世用或緣此貴從老夫手往配先生

几相從歸故山不媿仙人杞

本州狗杞一名仙人杞

文蔚堂

元豐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謁王文甫於江
南岸坐上得陳季常書報是月四日陝西
奏种諤領兵入界殺西夏六萬餘人獲馬
六十匹衆喜拊唱樂各飲一巨觥

聞說官軍取乞閭將軍旗鼓捷如神故知無定河

邊柳得共中原雪絮春

子仁案王之詩話云東坡在黃時有
一詩云漢家將軍一丈佛詔賜天池八

尺龍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似聞指揮築上部已覺談笑無
西戎故臣不見天顏喜但驚州木皆春容其後作謝賜御書詩復用其間
數句立之所記如此今集中皆
無有疑其非全篇故附見于此

獲鬼章二十韻

子仁按先生謝御書詩自注云時
熙河新獲鬼章當在元祐之初

青雲有逋寇白首已窮妖竊據臨洮郡潛通講渚
橋廟謀周召虎邊帥漢班超堅壘千兵破連航一

炬燒擒姦從窟穴奏捷上煙霄詭異人圖像歡娛

路載謠干誅非一事伐叛自先朝

續仿杜詩偷生惟
一老伐叛已三朝取

道經陵寢前期告廟祧西來聞幾日面縛見今朝

二聖臨雲陛千官溢海潮載囚車轆轤失主馬蕭

條

續老杜病馬行失主錯莫無
品光又云毛暗蕭條連雪霜

橫拜如蹲犬胡裘尚衣貂

理卿辭具服譯長舌初調緩死恩殊厚求生尾屢

搖

續太史公言猛虎在陷
窞之中搖尾而求食

慈仁逢太母寬厚載唐堯赤手

真擒虎和羹未賜梟

續漢東觀故事常五月五日作梟
羹以賜百官梟惡鳥欲絕其倫也

藁街

虛授首東市偶全腰

續三輔錄言長安城中有藁街陳湯斬鄧
支單于懸頭藁街是錯衣朝衣斬東市左

節北通遼帝道有彊弱天時或長消羌情防報復

傳有得全
腰領幸也

軍勝忌矜驕，慎重關西將。奇功勿再要。

太夫人以无咎生日置酒留予，夜歸書小

詩賀上

壽尊餘瀝到，朋簪要與郎。君語夜深敢請阿婆開，
後閣井中車轄任浮沈。申之前漢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去。

去得

傷悼

同年程德林求先墳二詩

程德林名鈞

思成堂

宰樹連山谷

師公羊信三十三年秦伯伐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出師？云宰

也。祠堂照路隅，養松無觸鹿。續許孜於二親墓所列植松，巨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栽，松致悲

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為猛獸所殺，置所犯栽下。俾唐褚無量以母喪而廬墓，有鹿犯所植松柏，無量號訴曰：山林不乏，忍犯吾堂樹邪？自是羣鹿馴，助祭有馴鳥。續蕭放居喪廬前有一慈鳥，歸夢先擾不復根觸。

寒食兒唬到白須。次公取老萊子斑衣兒唬於二親之前。遙知鄰里化，醉叟

道爭扶。

歸真亭

舊笑桓司馬

續宋司馬桓驪為石椁，三年不成，孔子曰：不如速朽。今師鄭大夫。厚晉杜預傳遺

言邪山上有冢，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墓，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隧道惟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取有水自然之石，以為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吾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將來兆城，儀制取法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不知徂歲月，空覺老松梧。祭禮

傳家法，阡名載版圖。

次公前漢原涉傳：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阡，涉慕之，遂買

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會看千家誅，木杪見龜趺。續龜趺碑制也，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

字

七百四十四
喪葬今五品以上擣首龜跌于敬王
直方詩文發源云龜跌碑座者也

葉待制求先墳永慕亭詩

靈區有異產。化國無潛珍。厚王符潛夫論云化國之日舒以長又賈誼云沕淵潛以自珍也

承平百年間。簪纓半齊民。建溪富奇偉。葉氏初隱

淪。厚顏延年詩立俗迂流議尋山洽隱淪森然下喬木。其下維德人。次公德人指言

先墳中人也莊子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佳哉鬱蔥蔥。續後漢光武紀論望氣者蘇伯阿見春陵郭惜曰氣佳哉鬱鬱

然。氣若鳳與麟。聯翩出儒將。豈惟十朱輪。援前漢楊惲云

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新松無鹿觸。舊柏有烏馴。厚北史蕭放字希逸居喪廬前有二

慈烏各集一樹為巢日午已前馴庭飲啄自午已後不下樹每列臨時舒翼悲鳴有以助哀也待翁歸上冢。淚葉

乃冒春。厚晉書王哀父儀為司馬文王所殺哀常至墓所拜跪攀折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子仁孟郊樂府妾薄命云北山有

靡蕪淚葉長不乾

悼朝雲詩 并引

紹聖元年十一月戲作贈朝雲詩。三年七月五日

朝雲病亡於惠州。葬之栖禪寺松林中。東南直大

聖塔。予既銘其墓。且和前詩以自解。朝雲始不識

字。晚忽學書。粗有楷法。蓋嘗從泗上比丘尼義沖

學佛。亦略聞大義。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而絕

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烏與我立。厚揚子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

九齡而與我立文次公此言朝雲所生之子幹兒未百日而亡也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惟

有小乘禪。援宗密禪師有小乘禪大乘禪寂上乘禪之論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

三生斷後緣。次公一念三歸臥竹根無遠近夜

燈勤禮塔中仙。次公塔中仙指言大聖塔也

過永樂文長老已卒

初驚鶴瘦不可識。旋覺雲歸無處尋。三過門間老

病死。續佛為太子遊諸城門。見生老病死遂出家。一彈指頃去來今。師謂過去見在未來三世也。

存亡慣見渾無淚。鄉井難忘尚有心。欲向錢塘訪

員澤。葛洪川畔待秋深。續李源居洛陽惠林寺與僧員澤游甚密一日相約遊青城蛾眉舟次南浦見

婦人錦襜而汲者澤泣謂源曰婦人孕三歲矣吾當為之子無可逃者後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至莫澤亡而婦乳源後自洛適吳至所約聞葛洪川畔牧童扣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源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緣未盡慎勿相近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徧却回烟櫂上瞿塘遂去不復見

去年秋偶遊寶山上方入一小院闌然無

人有一僧隱几低頭讀書與之語漠然不

甚對問其鄰之僧曰此雲閣黎也。不出十

五年矣。今年六月自常潤還復至其室則

死葬數月矣。作詩題其壁

雲師來寶山。一住十五秋。讀書常閉戶。客至不舉

頭。去年造其室。清坐忘百憂。我初無言說。師亦無

對酬。今年復叩門。空房但颺颺。云已滅無餘。續佛入無餘涅槃

薪盡火不留。續莊子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却疑此室中。常有

斯人不所遇。孰非夢事過吾何求。

陸龍圖詵挽辭。堯卿詵字介夫熙寧己酉年以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集英殿修撰

知成都府

挺然直節庇我岷。謀道從來不計身。屬纊家無十

金產。師禮喪記屬纊以俟絕氣注云纊即今之新縣易動搖直口鼻之上以為候又揚雄傳家產不過十金雖無擔石之儲晏如也。過

車巷哭六州民

師晉羊祜卒南州人聞羊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其德所感如此

塵埃輦

寺三年別尊俎岐陽一夢新

堯卿東坡與介夫相別於京師而會於鳳翔故詩及之

他日思賢見遺像不論宿州更霑中

成都府有思賢閣畫諸公像續禮朋友

之墓有宿州而不哭

胡完夫母周夫人挽辭

堯卿完夫名宗愈常州人武平之子嘗為尚書左丞

柏舟高節冠鄉鄰

厚詩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姜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

絳

帳清風聳楮紳

厚符堅就韋逞母宋氏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授業號為宣文君

豈似

凡人但慈母能令孝子作忠臣

厚南史劉敬宣性至孝桓序謂其父牢之曰此兒非

為家之孝子必為國之忠臣

當年織屨隨方進

方進

厚晉周顛字伯仁母李氏字絡秀中興時顛等並列顯位嘗冬至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

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

回首悲涼便陳迹

次公王羲之蘭亭記俛仰之間已為陳迹

風吹盡棘成薪

厚詩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注棘薪其成就者

姚屯田挽辭

京口年來耆舊哀

次公京口在潤州姚屯田必潤州人也欽夫晉習鑿齒著襄陽耆舊傳

高人

淪喪路人悲空聞韋叟一經在

援前漢韋賢其子玄成皆以明經歷位丞相齊魯諺

云遺子黃金滿籬

不見恬侯萬石時

厚前漢石奮子慶謚曰恬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

二千石為號奮為萬石君

負病只知為善樂

厚後漢東平王蒼對明帝曰為善最樂

逍遙

却恨棄官遲七年一別真如夢猶記蕭然瘦鶴姿

哭歐公孤山僧惠思示小詩次韻

熙寧九年壬子作邦

衡杭州圖經云孤山去錢唐治四里

故人已為土

次公莊子上見

衰鬢亦驚秋猶喜孤山下

相逢說舊游

弔天竺海月辨師三首

欲尋遺迹彊霑裳本自無生可得亡

續張湛列子注云本自無生故曰不

死今夜生公講堂月滿庭依舊冷如霜

厚劉禹錫詩生公說法鬼神聽

身後空堂夜不為高坐寂寥塵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

生死猶如臂屈伸情鍾我輩一酸辛

續王衍嘗喪幼子山簡弔之悲不自

勝簡曰懷抱中物何至此衍曰太上忘情取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樂天不是蓬萊客

援白樂天詩云

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則須歸兜率天憑仗西方作主人

厚樂天又與果上人訣別詩云不須惆悵從師去先

請西方作主人

欲訪浮雲起滅因

厚維摩詰言是身如浮雲須臾便滅

無緣却見夢中身

安心好住王文度

續王坦之初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法師來云

負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幽明耳言訖不見

此理何須更問人

孔長源挽詞二首

少年才氣冠當時晚節孤風益自奇君勝空為夫子後

續唐孔戡字君勝夫子三十世孫見韓退之與作墓志林宗不媿蔡邕碑

林宗作碑頌謂盧子幹曰吾與有道作碑頌獨無媿南荒尚記誅元惡東越誰能事

細兒退之詩魯連細兒點耆舊如今幾人在為吾無憾

為時悲

小堰門頭柳繫船

堯祖小堰門杭州門也按圖經在仁和縣一十三里吳山堂上月

侵筵

堯祖即有美堂也湖聲半夜千巖響詩句明朝萬口傳

長源自越過杭夜飲有美堂上聯句長源曰天日遠隨雙鳳落海門遙感兩潮趨一坐稱善豈意日斜庚子後

援賈誼鵬賦曰單闕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鵬集于舍忽驚歲在巳辰年

在辰明年歲在巳既寤以識合之曰辰為龍已為蛇歲至龍蛇賢人嗟知命當終矣佳城一閉無窮事

續鄭玄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

滕

文蔚堂

公夏侯嬰常駕至東都門馬悲鳴踏地得石椁有南望題詩淚灑

余主簿母挽辭

閨庭蘭玉照鄉閭續謝玄傳曰叔父安嘗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之曰如芝蘭玉樹欲使生於

階庭爾自昔雖貧樂有餘豈獨家人在中饋續易家人无攸遂在中饋却

因麟趾識關雎續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雲輶忽已歸仙府喬木

依然擁舊廬忍把還鄉千斛淚一時灑向老萊裾

厚老萊子事父母孝年七十而衣綵於父母前

張文裕挽辭堯卿名揆

高才本出朝廷右次公前漢晁錯對策漢庭臣無出其右遂為第一能事方推德

業餘每見便聞曹植句次公曹子建善詩且有七步之敏鍾磬嘗評其詩曰植詩原出於國風其氣骨

高奇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備文質然超逸今古卓爾不羣師魏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詞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情人邪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奈何情人至今傳寶魏華書次公魏華河南人善書其字如

褚河南而用筆開閣有豆盧公神道碑見於世傳華王徽之外孫善草隸書濟南名士新凋喪續杜詩海內此

亭古濟南名士多劍外生祠已潔除欲寄西風兩行淚依然

喬木鄭公廬厚北海相孔融過密縣為鄭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

同年王仲甫挽辭

先帝親收十五人堯卿仁宗天聖七年詔復制科八年得何詠富弼景祐元年得吳育蘇紳張方平其後得余靖

林億魯宗道尹洙田况王中甫錢易純老二父子公與子由共十五人四方爭看繫鵬鷗如君才

業真堪用顧我衰遲不足論出處升沈十年後死

生契闊幾人存子仁詩曰死生契闊與子成說任杜詩他時一笑後今日幾人存他時京口

尋遺迹宿草猶應有淚痕仁宗朝賢良十五人今惟富鄭公張宣徽錢純老及余與舍弟在爾

續禮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蘇潛聖挽辭

堯卿潛聖名泳成都新繁人慶曆二年揚真膺登第嘗知乾州又知邛州以職方郎中致仕年六十餘卒有三子其中子名繁年十八嘉祐四年劉暉榜登第終著作郎

妙齡馳譽百夫雄

子仁詩黃鳥百夫之特師文選王仲宣等生為百夫雄死為壯士規

晚節忘

懷大隱中

續大隱隱朝市小隱隱山林

悃悃無華真漢吏

厚後漢草帝詔曰安靜之吏悃

文章爾雅稱吾宗

援公孫弘言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文章爾雅訓詞深厚

趨時有

負平生志有子還應不死同惟我閒思十年事數行老淚寄西風

京師哭任遵聖

堯卿名孜字遵聖嘗為寺丞卒於京師

十年不還鄉兒女日夜長豈惟催老大漸復成凋喪每聞耆舊亡涕泣聲輒放老任况奇逸先子推

輩行文章少得譽詩語尤清壯

厚晉阮籍傳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為其詞

甚清壯為世所重陸士衡文賦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

吏能復所長譚笑萬夫上

自喜作劇縣

續袁甫嘗語何昫自言能為劇縣昫問惟欲宰縣不知臺閣何也甫曰人各有能與不能

偏工

破豪黨奮額走猾吏

援前漢朱博傳新視事掾吏皆移病臥博問其故奮額抵几曰齊兒欲以此為風俗

邪嚼齒對姦將

次公唐張巡守睢陽裂背血面齧齒皆碎

哀哉命不偶每以

才得謫竟使落窮山青衫就黃壤宦游久不樂江

海永相望退耕本就君時節相勞餉

師前漢楊惲曰歲時伏臘斗酒相勞

此懷今不遂歸見纍纍葬

次公丁令威何不學仙家纍纍

望哭國西門

落日銜千嶂平生惟一子抱負珠

在掌

堯卿杜子美寄漢中王戲其新誕子詩掌中貪見一珠新

見之齧齒中已有食牛

量

厚尸子言虎豹之子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

他年如入洛生死一相訪

師韓愈岳陽樓

別竇司直詩行當挂其冠生死君一訪惟有王濬冲心知中散狀續嵇紹中散大夫康之子也紹

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如野鶴之在雞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爾濬冲戎字

哭刁景純堯卿名約字景純天聖二年登進士第

讀書想前輩每恨生不早紛紛少年場猶得見此

老此老如松柏不受雪霜槁直從毫末中自養到

合抱續老子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宏材乏近用厚後漢范曄之言曰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千

歲自枯倒文章踰正始縮正始魏齊王年號時何晏以才秀知名好莊老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數十篇王弼好論儒道詞才辨逸文詞不如晏天下翕然宗之由是名理之學盛行厚晉衛玠傳與王敦相見敦謂謝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王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風節貫華皓平生為人耳

自謂薄如縞是非雖難齊反復看愈好前年旅吳

越把酒慶壽考叩門無晨夜百過迹未埽但知從

德公未省厭丘嫂援漢高祖微時與客過其丘嫂食嫂厭叔與客俱來陽為羹盡轆釜已而視釜有羹由是怨嫂

別時公八十後會知難保昨日故人書連年喪翁

媪景純妻先亡傷心范橋水漾漾舞寒藻華堂不見人瘦

馬空戀阜我欲江東去瓠尊酌行潦師左氏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

鏡湖無賀監慟哭稽山道續賀知章請為道士上賜鏡湖一曲李詩稽山無賀老却權酒船回

忍見萬松岡荒池沒秋草

弔李臺卿并序

李臺卿字明仲廬州人貌陋甚性介不羣而博學

彊記罕見其比好左氏有史學考正同異多所發

明知天文律曆千歲之日可坐數也軾謫居黃州

臺卿為麻城主簿始識之既罷居於廬而曹光州

文蔚堂

十六

寅甫以書報其亡臺卿光州之妻黨也

我初未識君人以君為笑垂頭老鸛鶴

空歸見裴寬而悅之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婿今得矣明日煙雨

霏七竅次公莊子之言混沌曰弊衣來過我危坐若持釣

次公管子弟子職曰危坐向師又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見焉莊子持竿不顧褚裒半面新

庾亮大會州府人士孟嘉坐次甚遠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

喜裒得嘉奇嘉為裒所得乃益器焉次公後漢應奉見造車匠門間半面他日路逢而識之酸茂一語妙

酸茂惡欲觀叔向從事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酸明也下執其手上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徐徐

涉其瀾極望不得微却觀元嫵媚續唐太宗曰人言魏徵舉動疎慢我但見其嫵

士固難輕料次公史記范雎傳侯嬴曰人固未易知人亦未易看書眼如月罅隙

靡不照我老多遺忘傳南史劉杳字士深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得君

如再少縱橫通雜藝甚博且知要所恨言無文孔子

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至老幽不耀其生世莫識已死誰復弔作

詩遺故人庶免俗子譙

曹既見和復次其韻

造物本兒嬉續唐書杜審言病武平一省侯荅曰甚為造化小兒相苦風噫雷電笑公次

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為風神仙傳木公與玉女投壺裏而脫誤不接者天為之笑而別說謂乃所以為電也誰令妄驚怪

失匕號萬竅厚曹操從容謂劉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爾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于時正當

雷震因謂操曰一震之威乃至於此任莊子云是唯無作則萬竅怒號人人走江湖一一操網釣

偶然連六鼈師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鼈便謂此手妙空令任

公子次公莊子任公子為大釣巨緇五十轄以為鉞三歲蹲海徼

長貧固不辭子仁漢書張負曰豈有一死實未料亮與司馬

宣王對壘渭南亮死軍退人為之語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宣王曰吾便料生不料死也 難將著草算除用

佛眼照何人嗣家學恨子兒尚少嗟我與曹公哀

世老不要空言今無救奇志後必耀次公博物志言乘查者云此人有奇

志吟工五字詩義重千金弔收藏慎勿出免使羣

兒譙子仁退之詩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諷傷

孔毅父妻挽辭

結禱託初歡續詩東山親結其禱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同穴期晚歲厚詩大車毅則

異室死則同穴謂擇夫得温嶠援世說云晉温嶠姑有女屬嶠覓昏嶠自有昏意答曰佳婿難得如

嶠云何姑曰何敢希汝比也後日嶠報姑云已得婿矣門地婿身不減嶠

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交昏禮畢姑女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

是老奴果生子勝王濟續晉王渾妻鍾氏字琰適渾生濟渾嘗共譚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

人心琰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固不啻如此參軍謂渾中弟淪也 高風相賓友次公左傳冀缺擣其妻饁之敬

相待如賓古義仍兄弟次公詩燕爾新昏如兄如弟從君吏隱中次公汝南先賢傳郭

欽吏隱于蟻坡之陽窮達初不計云何抱沈疾俯仰便一世幽

陰淒房櫳芳澤在中袂百年縱得滿此路行亦逝

那將有限身長瀉無益涕君文照今古不比山石

脆當觀千字誅寧用百金瘞

任師中挽辭

大任剛烈世無有疾惡如風朱伯厚續後漢朱震字伯厚時為言曰車如

雞栖馬如狗疾小任温毅老更文聰明慈愛小馮君厚前

惡如風朱伯厚漢馮野王與弟立相代為上郡太守吏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兩

任才行不須說疇昔並友吾先人相看半作晨星

沒可憐太白與殘月援退之詩東方未明大星沒獨有太白配殘月大任先去冢

未乾小任相繼呼不還疆寄一尊生死別尊中有
淚酒應酸貴賤賢愚同盡耳次公白樂天詩賢愚貴賤同歸盡北邙冢墓高嵯峨君
今不盡緣賢子人間得喪了無憑只有天公終可
倚

鄧忠臣母挽辭

堯卿忠臣字慎思

微生真草木無處謝天力慈顏如春風不見桃李
實古今抱此恨有志俯仰失公子豈先知戰戰嘗
惜日吾君日月照委曲到肝膈哀哉人子心吾何
愛一邑家庭拜前後子仁公羊傳曰周公何以稱太廟于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
粲然發笑色續穀梁傳楚軍粲然皆笑豈比黃壤下焚瘞千金
璧若人道德人視此亦戲劇聊償曾閔意遽與仙

佛寂孤纍臥江渚

次公揚雄反騷謂屈原為湘纍注謂囚者為纍

永望墳墓隔作

詩相楚挽感慟淚再滴

徐君猷挽辭

堯卿君猷知黃州卒

一舸南遊遂不歸清江赤壁照人悲請看行路無
從涕續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曰子惡夫涕之無從也盡是當年不忍欺厚史記子
雪後獨來栽柳處竹間行復采茶時山城產治鄭民不忍欺

去歲九月二十七日在黃州生子名遜小

名幹兒頎然穎異至今年七月二十八日

病亡於金陵作二詩哭之

吾年四十九羈旅失幼子

子暉按年譜元豐七年先生年四十九在黃三月量移汝州幼

子真吾兒眉角生已似未暮觀所好踟躕逐書史
搖頭却黎粟似識非分恥援淵明責子詩云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吾老常

鮮歡賴此一笑喜忽然遭奪去惡業我累爾衣薪

那免俗續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變滅須臾爾次公維摩經言是身如浮雲須臾便滅

歸來懷抱空老淚如瀉水宣武之狀曰淚如傾河注水

我淚猶可拭日遠當日忘母哭不可聞欲與汝俱

亡故衣尚懸架漲乳已流牀感此欲忘生一臥終

日僵中年忝聞道夢幻講已詳儲藥如丘山臨病

更求方仍將恩愛刃割此哀老腸知迷欲自返一

慟送餘傷

葉濤致遠見和二詩復次其韻濤顛倒元韻

平生無一女誰復歎耳耳續魏志崔琰與楊訓書曰省衣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太祖

滯留生此兒足慰周南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遜於是罰琰為徒隸

那知非真實造物厚司馬遷傳言武帝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

聊戲爾煩惱初無根恩愛為種子援白樂天詩不將恩愛子更種憂惱根

公為假說反復相指似欲除苦海浪先乾愛河水

棄置一寸鱗悠然笑侯喜次公退之贈侯喜以釣魚詩舉竿引線忽有得一寸纔分鱗與鱗

為公寫餘習餅壘一時恥續詩餅之聲矣惟壘之恥

聞公少已悟拄杖久倚牀笑我老而癡負鼓欲求

亡厚莊子竭竭乎揭仁義若負建鼓而求亡子也庶幾東門子次公潘安仁悼亡詩云上慙東門吳下媿蒙莊子注

柱史安敢望嗜毒

戲猛獸續枚乘云越女侍前齊姬奉後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慮患先不詳囊破蛇

已走尚未省齧傷妙哉兩篇詩洗我千結腸黠蠹
不作繭未老輒自僵永謝湯火厄冷然超無方

張庖民挽辭

堯卿字朔父金陵人元豐壬戌年以疾卒於曹溪

東晉中車令

次公周禮中車掌王車孔叢子孔子歌曰中車命駕將適唐都又陶淵明歸去來云或命中車今云中車令蓋

西京執戟郎

次公漢制凡郎皆執戟如東方朔為中郎執戟殿下是也又揚雄位不過執戟以下

淵明嘗為壺澤令故也

甘心向山水結髮事文章

次公結髮言自

句結髮事文章言之則為揚子雲矣

故自輕千戶

續杜牧之言張祐曰何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

何曾羨一

囊

厚東方朔言侏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次公趙壹云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

天高鬼神

惡

援韓詩天公高居鬼神惡欲保性命誠難哉

骨朽姓名芳庾嶺銘旌暗秦

淮舊宅荒吾詩不用刻妙語有黃香

黃魯直作哀詞續黃香後漢時人博

學能文當時語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王仲甫哀辭

并序

仁宗朝以制策登科者十五人軾忝冒時尚有富
彥國張安道錢子飛吳長文夏公西陳令舉錢醇
老王中父并軾與家弟轍九人存焉其後十有五
年哭中父於密州作詩弔之則子飛長文令舉沒
矣又八年軾自黃州量移汝海與中父之子沈之
相遇於京口相持而泣則十五人者獨三人存耳
蓋安道及軾與家弟而已嗚呼悲夫乃復次前韻
以遺沈之時沈之亦以罪謫家于錢塘

生芻不獨比前人

續後漢徐穉字孺子郭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眾怪不知其故

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

東藁端能廢謝鯤

厚晉

謝鯤為東海王越掾任達不拘坐家僮取官藁除名子達想無身後念子仁晉張翰嘗云使我有身後名不

如即時一杯酒援莊子田吾哀不復夢中論已知毅豹為均死開之曰魯

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

虎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

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未識荆凡定孰存莊

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子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

喪吾有夫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

凡未始亡而堪笑東坡癡鈍老區區猶記刻舟痕次公呂

楚未始存也

楚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刻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墜也舟

上從其所刻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

李憲仲哀辭 并序

同年友李君諱惇字憲仲賢而有文不幸早世軾不及與之遊也而識其子廌有年矣廌自陽翟見予於南京泣曰吾祖母邊母馬前母張與君之喪

皆未葬貧不敢以饑寒為戚顧四喪未舉死不瞑

目矣適會故人梁先吉老聞予當歸耕陽羨以綰

十匹絲百兩為贖辭之不可乃以遺廌曰此亦仁

人之醜也既又作詩以告知君與廌者庶幾皆有

以助之廌年二十五其文曄然氣節不凡此豈終

窮者哉

大夢行當覺次公莊子且有覺百年特未滿次公古詩人遑

哀已逝人長眠寄孤館念我同年生意長日月短

鹽車困騏驥續賈誼弔屈原曰驥烈火廢圭瓚援書曰火炎崑

後生有奇骨厚晉桓溫傳溫未暮而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出語已

精悍次公史記郭解傳云蕭然野鶴姿誰復識中散續晉

解為人短小精悍

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其父則中散叔夜也

有生寓大塊厚莊子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死者誰不窾嗟君獨久客西

識黃土爰推衣助孝子一溉滋湯旱次公嵇康養生論云為稼於湯世偏

誰能脫左驂續禮記檀弓篇孔子之衛遇舊館人

大事不可緩有一溉之功者雖終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

蘇子容母陳夫人挽辭堯卿名頌字子容元祐中為尚書左丞

蘇陳甥舅真冰玉次公甥者子婿之謂也舅者婦翁之謂也爾雅曰謂我舅者吾謂之甥真冰玉云者取婦翁冰

正始風流起頽俗續晉衛玠傳王敦見

稱其家凜凜寒松映脩竹雞鳴為善日日新八十

三年如一晨豈惟室家宜壽母續魯頌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實與朝

廷生異人忘軀徇國乃吾子三仕何曾知愠喜不

須擁笏彊垂魚次公退之曹成王碑云王之遭誣在治忽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我

視去來皆夢爾誦詩相挽真區區墓碑千字多遺

餘他年太史取家傳知有班昭續漢書援班昭字惠班彪之女兄固嘗

神宗皇帝挽辭三首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

文武固天縱欽明又日新化民何止聖妙物獨稱

神援易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也政已三王上言皆六籍醞藹本無

象次公老子曰是謂無象之象又唐牛僧孺曰太平無象刻畫媿孤臣厚杜詩詞人取佳句刻畫竟難傳

未易名堯德何須數舜功續左傳史克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小心仍致

文蔚堂

文蔚堂

文蔚堂

文蔚堂

文蔚堂

孝餘事及平戎

次公詩大明言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餘事字則傳言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

典禮

從周舊官儀與漢隆

次公典禮言周則魯能秉周禮也言儀言漢則後漢書曰今日復見漢官儀也

知本無作

次公莊子至人無為聖人無作而佛書有元相無作也

千古自承風

接統真千歲

續前漢太史公司馬談詔其子遷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

膺期

止一章

次公後漢律歷志閏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神宗在位十九年故曰一章

周南稍留滯

援前

漢司馬遷傳言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

宣室遂淒涼

厚前漢賈誼謫長沙歲餘文帝

思之召對宣室師公時在謫籍而神廟升遐故云耳

病馬空嘶櫪枯葵已泫霜餘生

臥江海歸夢泣蒿邱

次公蒿山北邱在西京此懷之也堯卿高高北邱陵寢在焉

潘推官母李氏挽辭

南浦淒涼老逐臣

次公楚辭曰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江文通曰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注云南浦送別之處而寰宇記南浦在武昌縣其注正引楚辭之語黃州正對武昌則南浦逐臣先生自云耳

東坡還往盡幽人

杯盤慣作陶家客

續晉陶侃傳侃早孤貧為縣吏鄱陽孝廉范達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

雙髮以易酒般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

絃誦嘗叨孟母鄰

厚孟母三徙為子擇鄰

尚有升

堂他日約

援後漢范式字巨卿少游太學與汝南張邵為友邵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府過拜尊

親見孺子焉乃共冠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

豈知負土一阡新

續晉許孜親沒柴毀負土成墳不受鄉人之助

今年

我欲江湖去莫雨連山宰樹春

堯卿劉夢得詩云千行宰木荆歸道莫雨瀟瀟聞子

規倬公羊傳二十二年宰上之木拱矣注宰冢也

故李誠之待制六丈挽辭

青青一寸松中有梁棟姿天驥隨地走萬里端可

期世無阿房宮下建五丈旗

續史記秦始皇營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

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以其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

又無穆天子西征燕

瑶池厚列子穆王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別日升昆侖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詔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瑶池之上一日行

萬里才大古難用援老杜古柏行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才大難為用老死亦其宜丈

夫恐不免續晉謝安妻劉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豈患莫已

知公如松與驥少小稱偉奇次公退之詩少小尚奇偉平生足悲吒俯仰自

廊廟笑譚無羌夷清朝竟不用白首仍憂時願斬

橫行將厚前漢樊噲言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萬餘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

以十萬眾橫請烹乾沒兒援漢武帝時歲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

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言雖不見省坐折

姦雄窺嗟我去公久江湖生白髭歸來耆舊盡零

落存者誰次公魏文帝與吳質書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何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此公嵇中散

龍性不可羈續顏延年作五君詠言嵇康云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疑公李北海慷慨

多雄詞厚唐李邕為北海太守杜甫作八哀詩言邕云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柢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淒涼五

君詠續顏延年五君詠序云延年領步兵好酒疎誕出為永嘉太守乃作五君詠述竹林七賢以自喻山濤王戎貴盛遂黜而不取五君

謂阮籍嵇康劉伶阮咸向秀也沈痛八哀詩厚杜甫八哀詩序云傷時盜賊未息興起謂王思禮李光弼嚴武汝陽王

原不可作次公禮記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吾誰與歸千古有餘悲

韓康公挽詩三首

故國非喬木興王有世臣嗟予後死者猶及老成

人德業經文武風流表搢紳空餘行樂地處處泣

遺民次公老成人出詩又楊惲傳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再世忠清德三朝翼贊勛功成不歸國就訪敢忘

君厚漢成帝車駕至張禹第親問以天變舊學嚴詩律餘威靖塞氛何當

繼韓奕

師韓奕宣王錫命韓侯之詩

故吏總能文

次公三朝者康公所歷英宗神宗及當日之哲宗也

杜詩將軍不好武穉子總能文

西地開東閣初筵點後塵笙歌邀白髮燈火樂青

春扶路三更罷回頭一夢新賦詩猶墨溼把卷獨

露巾

次公東閣字出公孫弘又詩有賓之初筵杜詩青雲滿後塵自言筵迹康公東閣之筵也子仁先生第二章詩云三朝翼贊勛謹案

范純仁撰公墓志公以父蔭補太廟齋郎少好學以文章知名于時慶曆二年進士及第名居第三仁宗嘉祐間已為翰林學士又遷諫議大夫權御中丞又以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屢居顯美不可舉舉則公已歷仁宗朝逮英宗神宗至哲宗而薨先生蓋世數仁宗英宗神宗為三朝也墓志又云考諱億以忠義顯於仁宗之朝至參知政事謚忠憲封冀國公故先生詩有興王有世臣文章有再世忠清德等語也墓志又云公知慶州熟羌有據堡劫鎮城殺吏士者公出兵討之賊既平詔書獎諭遂知成都又神宗朝夏人擾邊慶州失利即拜公陝西宣諭使將校皆得自除又奏攻守策神宗手詔還之曰此良策也然西略一委卿安事廷議公增築羅元等城使河東陝西為犄角後西邊既平神宗曰西邊之寧卿之力也故先生詩有德業經文武文章有餘威靖塞氛等句也又案墓志當仁宗慶曆元年公初通判陳州又安撫江南又出為鄆州鈐轄又知河陽又河北安撫

使又知慶州又知成都英宗朝自成都召還權知開封府神宗朝為陝西河東宣撫使又知鄆州又知許未赴知大名又知許移太原府俄知定州復知穎昌又知河南以哲宗即位恩封康國公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元祐三年薨於第公歷六藩府凡一十餘所故先生詩有空餘行樂處處泣遺民之句也又案墓志公為陝西河東時攻討防守既有成策而慶州卒有叛亡者言事者因指宣撫司數出師煩勞致怨遂罷相知鄆州故先生有功成不歸國之語意蓋有恨焉又案上卷有次韻韓康公置酒見留又有和康公憶持國詩故先生詩有初筵點後塵及賦詩猶墨溼之句也

王鄭州挽詩

克臣

羨君華髮起琳宮右輔初還鼓角雄

次公右輔則右馮翊乃鄭州也

千

里農桑歌子產一時冠蓋慕蕭嵩

厚左傳子產為政三年興人誦之曰我有子弟

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新書載嵩以太子太師請老優游園區家饒財而其子華為工部侍郎衡以尚主位三品就養年踰八十士羨其榮

那知聚散春糧外便有悲歡過隙中

次公莊子適百里者宿春糧又云人

壽無異駒驥之馳過隙也京兆同僚幾人在猶思對案筆生風

子為開府幕與

子難同廳

哭王子立次兒子迨韻三首

彭城初識子照眼白而長厚韓退之孔戩墓銘白而長身異夢成先兆

子為密州子立未嘗相識忽告同舍生曰吾夢為密州壻何也已而果以子由之子妻之清言得未嘗豈惟

知禮意遂欲補詩亡子立能詩而有禮學咄咄真相逼次公王羲之

衛曰有一弟子王逸少咄咄逼人諸生敢鴈行援禮記兄之齒鴈行師王羲之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衡比張芝草尤當

鴈行也

非無伯鸞志次公後漢伯鸞梁鴻也鴻謂其妻曰吾欲衣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乃共隱入霸陵山中非無伯鸞志以言王

子立有與妻共隱之意獨有子雲悲次公子雲揚雄也子雲嘗曰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卒以無子獨有子雲

悲似言王子立有無子之悲恨子非天合猶能使我思兒曹莫凄切

老眼欲枯萎會哭皆豪傑誰為感舊詩子立與黃魯直張文潛晁无咎

秦少游陳無已皆友善

龍困嘗魚服次公說苑白魚龍服見困於豫且之網羊僕或虎蒙援揚子羊質而虎皮見州

而悅見豹而戰匆匆成鬼錄續魏文帝書昔年疫疾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其姓名已為鬼錄師陶潛

詩昨莫同為人今旦在鬼錄憤憤到天公次公晉天文志載庚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占云關梁當分比來江東無

他故江道亦不艱難而石季龍頻年再閉關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憤憤無阜白之徵也而庚信詩亦云憤憤天公曉精神殊乏少偶落

藩牆上同游羿彀中續莊子遊于羿之彀中中也者中央也其不中者命也回看十

年事黃葉卷秋風

滕達道挽詞二首龜父案先生作滕公墓志云公九歲能賦詩敏捷過人舉進士第第

三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孫元規守錢塘一見公曰名臣也後當為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要

先帝知公早虛懷第一人至今詩禮將續左傳晉作三

曰卻毅可臣亟聞其言矣閱禮樂而敦詩書獨數武宣臣次公武帝宣帝也武宣字則如兩都賦序有云武宣之世左雄

傳論有云武宣之軌是時最有名將武之名將則衛霍之屬宣之名將則趙充國之屬材大雖難用時來亦

少信高平風烈在威敏典刑新次公少受知於范希文孫元規空試

乘邊策寧留相漢身淒涼舊部曲子仁杜甫送郭英又詩云淒涼餘部曲淚

溼冢前麟次公冢前石麟也杜詩苑邊高冢臥麒麟

雲夢連江雨樊山落木秋次公雲夢澤在湖州常州之地樊山在鄂州武昌縣皆楚地也公

方占賈鵬續賈誼謫居長沙有鵬飛入舍鵬不祥鳥也諺自傷悼以為占書云野鳥入室主人將去憂之而作賦也我正

買龔牛援龔遂為渤海太守使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共有江湖樂子仁退之與孟郊書云今年秋

聊復辭去江湖餘樂也與足下終幸矣空懷吠畝憂荆溪欲歸老浮玉偶

同游次公荆溪歸老蓋當時約居之實前詩亦嘗及之浮玉乃潤州金山也翫麟儀刑在續後漢趙壹詩

驚呼歲月道厚宋玉楚辭九辨歲忽忽而道盡兮恐余壽之弗將在文選潘岳秋興賦悟時

回頭雜歌哭挽語不成謳俛首以自省

王文玉挽辭

才名誰似廣文寒續廣文鄭虔也為廣文館博士杜甫與之詩曰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種月斧雲

斤琢肺肝玄晏一生都臥病援晉書皇甫謐自號玄晏先生終身稱疾辭位子雲

三世不遷官厚前漢揚雄字子雲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

幽蘭空覺香風在子仁孟郊贈崔純亮詩云鏡破不改光蘭死不改香宿艸

何曾淚葉乾次公禮記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艸而不哭焉說者謂艸經一年則陳根言為師心喪三年朋友則期可矣今

猶喜諸郎有曹志續曹志蓋魏陳思王植之孽子亦好學有才者也文章

還復富波瀾援杜詩文章曹植波瀾闊

呂與叔學士挽辭無已案程氏遺書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學於橫渠張先生之門

言中謀猷行中經關西人物數清英欲過叔度留

終日續世說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傳軌鑿不輟軌詢黃叔度乃彌日信宿未識魯山空此生

議論彫零三益厚唐書蘇源明嘗語人曰吾不幸生哀世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蓋元德秀字紫芝嘗為魯山令

友功名分付二難兄

續世說陳元方子長文即陳羣也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決詰於祖

大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次公其後晉王珉小名僧彌少有才藝名出珉右時人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亦用此也

老來

尚有憂時歎此涕無從何處傾

厚禮記檀弓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

出曰子惡夫涕之無從而出也

大行太皇太后挽辭二首

至矣吾三后

次公三后以言章憲明肅皇后保佑英宗及今大行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元祐天子

哲功高漢已還復推元祐冠蓋得永昭全

坡嘗於經筵論奏仁

宗皇帝謚曰明孝若明而不仁則民畏而不愛仁而不明則民愛而不畏今大行太皇太后亦兼此二德故天下思慕之庶幾於仁宗也

有作

猶非聖

續莊子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

無私乃是天

厚禮記所謂天無私覆也

侍臣譚

要道家法信家傳

宰相已下嘗於經筵論奏祖宗以來家法十餘事書於記注

却狄安諸夏先王社稷臣

次公先王則楚王高瓊也却狄事景德契丹之役羣臣皆欲避狄獨

萊公不可武臣中惟楚王與萊公意同公既爭之力上曰卿文臣豈獨盡用兵之利害公曰請召高某既至乃言避狄為便公大驚以王為悔也已而徐言避狄固為安全但恐扈駕之士中路逃亡無與俱西南者耳上大驚始決北征之策此真所謂社稷臣矣

世

續左傳史趙對晉侯曰臣聞盛德必百世祀

何止活千人

厚後漢后妃傳鄧后嘗夢捫天后叔父咳言嘗聞活

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為謁者使修石

定策天知我

次公言宋英宗與太后定議立

元祐天子

忘家常念親萬方何以報得疾為勤民

三月二十三日恭聞皇太后升遐

慈聖后也以軾

罪人不許承服欲哭則不敢欲泣則不可

故作挽辭二章

巍然開濟兩朝勲信矣才難十亂臣原廟故應祠
百世先王何止活千人和熹未聖猶貪位明德雖
賢不及民

任漢惠帝作原廟王翁孺曰活千人者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故有元后後漢和熹鄧后在安帝時

臨朝稱制權歸鄧氏明德馬后在章帝時以儉德稱然功不加于民故云月落風悲天雨泣誰將

椽筆寫光塵續世說王東亭嘗夢人以大筆與之管如椽子後作烈宗哀冊文字仁王立之文此詩蓋未嘗進其後作

宣仁挽辭取其兩句云固應祠百世何止活千人

未報山陵國士知遶林松柏已猗猗一聲慟哭猶無所萬死酬恩更有時夢裏天衢隘雲仗人間雨淚變彤帷關雎卷耳平生事白首纍臣正坐詩

弔徐德占并序

予初不識德占但聞其為呂惠卿所薦以處士用元豐五年二月偶以事至蘇水德占聞予在傳舍惠然見訪與之語有過人者是歲十月聞其遇害作詩弔之

美人種松柏欲使低映門栽培雖易長源惡病其

根哀哉歲寒姿骯髒誰與言竟為明所誤續柳子厚枯松詩不

以險自防遂為明所誤不免刀斧痕一遭兒女汚始覺山林尊從

來覓棟梁未省傍籬藩南山隔秦嶺千歲龍蛇奔

大廈若果傾萬牛何足論續杜甫古柏行云大廈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丘山重不然

老巖谷合抱依山樊死者不可悔吾將貽後昆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二十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二十一

禪悟

十一月九日夜夢與人論神仙道術。因作一詩八句。既覺頗記其語。錄呈子由弟。後四句不甚明了。今足成之耳。

析塵妙質本來空。

夢中於此句若了然有所得者。厚樗嚴經云。又鄰虛析塵入空者。用幾色相合成虛空。更

積微陽一線功。

厚歲時記宮中以紅線量日。至日日影添一線。照夜一燈長耿耿。

閉門干息自濛濛。

次公晉書許邁服氣一氣千餘息。養成丹竈無煙火。

點盡人間有暈銅。寄語山神停伎倆。不聞不見我

何窮。

次公傳燈錄道壽禪師在壽州三峰山。有一野人。常化作佛形。及羅漢菩薩天仙等形。師告眾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

老人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盡。吾不見不聞無盡。

以玉帶施元長老元以衲裙相報次韻

師佛印

師法名了元饒州人公久與之游時住持潤州金山寺公赴杭過潤為留數日一日值師掛牌與弟子入室公便服入方丈見之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云暫借和尚四大用作禪牀師曰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即答當從所請如稍涉擬議則所繫玉帶願畱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帶置几上師云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擬議未即答師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永鎮山門公笑而與之師遂取衲裙相報因有二絕公次韻答之予嘗觀廣漢天寧泰長老話其事泰云是時在金山挂搭目擊公與元老問答如此

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

次公傳燈錄序云機緣交激若挂於

箭鋒義維摩經云能分別諸利鈍根以為不為俗情所得可以說法為人

故與雲山舊衲衣

廷冷齋夜話云先生悟其前生為戒禪師常衣衲衣

此帶閱人如傳舍

厚前漢蓋寬饒傳寬饒曰美哉富貴無常忽則易人如此傳舍

傳留到我

亦悠哉錦袍錯落真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

援唐武后賜萬

回和尚錦袍玉帶師八九歲能言其兄戍安西師持信朝往夕返自弘農抵安西萬餘里故號萬回楊傳燈錄萬回法雲公者號州人也姓張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生始在弱齡嘯傲如狂

僕所至未嘗出游過長蘆聞復禪師病甚

不可不一問既見則有聞矣明日阻風復

留見之作三絕句呈聞復并請轉呈參寥

子各賦數首

亦知壺子不死

次公莊子載鄭之神巫曰季咸相壺子而壺子示之以地文季咸則以之為死又示之以天壤季咸則以之為生

敢問老聃所游

程莊子孔子見老聃方新沐曰吾游於物之初孔子曰請問游是老聃曰云云

瑟瑟寒松露骨眈眈老虎垂頭

厚易頤卦虎視眈眈

莫言西蜀萬里且到南華一游

次公南華寺在韶州乃曹溪道場也

扶病

江邊送客杖拏浦口回頭

厚莊子漁父方杖拏而引其船

老去此生一訣與來明日重游。臥聞三老白事。次

三老引船之人也 半夜南風打頭。

二月八日與黃燾僧曇穎過逍遙堂何道

士宗一問疾

安心守玄牝。次公老子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益道家謂玄牝兩竅也 閉眼覓黃庭。厚

庭外景經上有黃庭下關元注云黃庭者脾為中主橫在太倉上 問疾來三士。續維摩詰示病而佛遣文殊問疾也

澆愁有半餅。風松時落葉。病鶴不梳翎。尊空我歸

去。山月照君醒。

乞數珠贈南禪湜老

從君覓數珠。老境仗消遣。未能轉千佛。且從千佛

轉。次公傳燈錄法達禪師誦法華經及三千部六祖禪師謂之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 儒生推變化。乾

策數大衍。續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又曰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道士守

玄牝。龍虎看舒卷。次公金晶論夫龍虎者金木也金為虎木為龍虎之異名真鉛金水也龍之異名真汞木火也

我老安能為萬劫。付一喘。默坐閱塵界。往來八十

返。次公釋氏書有大劫中劫小劫如饑饉疾疫刀兵增減此皆小劫之異名統二十增減為一住劫此名中劫又有成壞空劫皆中劫也時量各

經二十增減與住劫等統此成住壞空計短長之量經八十增減名一大劫 區區我所寄。蹙縮蠶在

繭。適從海上回蓬萊。又清淺。續神仙傳麻姑謂王方平曰自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近

到蓬萊水又淺于往日豈復為陸陸乎

再用數珠韻贈湜老

嗣宗雖不言。續晉阮籍字嗣宗口未嘗臧否人物 叔寶猶理遣。厚晉衛玠字叔寶嘗云非意相

干可以埋遣 東坡但熟睡。一夕一展轉。南遷昔虞翻。續虞翻吳人以

許孫權放之交州 却埽今馮衍。次公後漢馮衍既放廢乃閉關不出而江淹恨賦云敬通閉門却埽也 古佛

既手提

續傳燈錄手提諸佛直見本來面目諸方尊宿無能出其右

諸方皆席卷當年清

隱老鶴瘦龜不喘

子仁樂天贈王山人詩夜後不聞龜喘息秋來惟長鶴精神

和我彈丸

詩

次公謝朓云好詩員美清熟如彈丸也

百發亦百反者年日彫喪但有犢

角繭

續禮記天地之牛角繭栗

時來窺方丈共笑虎毛淺

厚爾雅釋獸篇虎切毛謂之號

貓注云切淺也疏云淺毛者別名號貓又管子幼官篇注云係獸謂淺毛之獸虎豹之屬也

明日南禪和詩不到故重賦數珠篇以督

之二首

未來不可招已過那容遣中間見在心

次公金剛經過去心不可得見

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一一風輪轉

次公維摩經云是身無作風力所轉

自從一生二

巧歷莫能行

續莊子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况其凡乎

不如袖手坐

六用都懷卷

次公楞嚴經云塵既不緣根無所偶反流全一六用不行

風雷生聲歎萬竅

自號喘

厚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則萬竅怒號

詩人思無邪孟子內自

反大珠分一月細縷合兩繭纍然挂禪牀妙用夫

豈淺

朝來取飯化乃是維摩遣

續維摩遣化菩薩往眾香國中化世尊所食之餘於娑婆世界往作

佛全鋒雖未露

次公羅山示眾云全鋒敵勝罕遇知音同死同生萬中無一子仁傳燈錄僧問大茅和尚如何是大

茅境界師云不露鋒僧云何為不露鋒師云無當者

半藏已曾轉

次公有一媪詣趙州求轉藏經趙州起繞禪牀媪曰何故

只轉半藏於

說有陋裴頠

續裴頠深患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仿效風教陵遲乃

是復繞一匝

譚無笑王衍

厚王衍傳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為本無

著崇有論以譏之

看經聊爾耳遮眼

初不卷

次公傳燈錄藥山看經曰且圖遮眼

三咤故自醒

次公尚書顧命三宿三祭三咤注云至齒而不

飲曰

一呬何由喘

次公莊子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猶劍首之一呬也呬吹也言一吹之間未至於喘也

視故櫝靜夜珠當反援後漢孟嘗為合浦太守去珠復返安居三十年古

衲磨山繭持珠尚嘿坐豈是功用淺

書普慈長老壁

普慈寺後千竿竹醉裏曾看碧玉椽倦客再遊行

老矣厚司馬相如傳長卿故倦游然其人材足依也高僧一笑故依然久叅白足

知禪味續釋曇如晉武時人天下稱為白足和尚厚維摩詰雖復飲食而以禪說為味苦厭黃公聒畫

眠師黃公黃鸝也惟有兩株紅百葉堯卿江浙間有花謂之百葉紅晚來猶得向

人妍

書焦山綸長老壁

法師住焦山而實未嘗住續金剛經若心有住則為非住我來輒問法

法師了無語法師非無語不知所答故任維摩約言文殊師利問維摩

足本自安冠履續轅固與黃生爭論景帝前生曰冠雖敝必加之於首履雖新必貫之於足譬如長

鬣人子仁左傳昭七年云長鬣者相十不以長為苦一旦或

人問每睡安所措歸來被上下一夜著無處展轉

遂達晨意欲盡鑷去此言雖鄙淺故自有深趣持

此問法師法師一笑許

記夢并序

樂全先生夢人以詩三篇示之字皆旁行而不可

識旁有人道衣古貌為讀其中一篇云人事且常

在留質悟員間凡四句覺而忘其二以告其客蘇

軾軾以私意廣之云

員間有物物間空豈有員空入井中子仁楞嚴經鑿井求水出土一尺於

中則有一尺虛空此空若因土出則出時應見空入若土先出無空入者云何虛空因土而出不信天形真箇樣

次公昔言天者有渾天有宣夜有益天其論天形之說各異故應眼力自無窮連環已解

如神手續惠施好辨謂連環可解萬竅猶號未濟風厚莊子大塊噫氣其名

號稽首問公公大笑本來誰礙更求通為風是唯無作則萬

夜夢 并引

七月十三日至儋州十餘日矣澹然無一事學道

未至靜極生愁夜夢如此不免以書自怡

夜夢嬉遊童子如父師檢責驚走書次公走字當如前漢書音奏蓋趨之

也計功當畢春秋餘今乃始及桓莊初怛然悸寤

心不舒起坐有如掛鉤魚厚退之詩歸舍不能食有如魚掛鉤我生紛紛

嬰百緣氣固多習獨此偏棄書事君四十年汪按年譜先生

以嘉祐二年丁酉中第至紹聖四年丁丑貶儋耳適四十年仕不願留書繞纏自視汝與

丘孰賢易韋三絕丘猶然厚史記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次公又北堂書抄載孔子讀

易韋編三絕鐵鏹三折如我當以犀革編

上元過祥符僧可久房蕭然無燈火

門前歌舞鬪分朋一室清風冷欲冰不把琉璃閒

照佛始知無盡本無燈

劉器之好譚禪不喜游山山中筍出戲語

器之可同參玉版長老駒父冷齋夜話云先生邀器之食筍味勝問此何名

東坡曰即玉版也此老師善說法器之乃悟其為戲坡公大笑作偈云云

叢林真百丈次公禪關謂之叢林傳燈錄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所出以居處巖巒峻極故號曰百丈也法嗣

有橫枝

玉板橫枝竹筍也次公禪字謂之法嗣而禪家旁出謂之橫枝傳燈錄黃梅謂道信師曰和尚他後橫出一枝佛法是也

怕石頭路

厚鄧隱峰參石頭和尚馬祖止之曰石頭路滑既往果為石頭所困無一語而還來參玉版

師聊憑柏樹子

續傳燈錄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趙州云庭前柏樹子與問籀龍兒

子仁盧全詩竹林吾最惜新筍好看守萬籀抱龍兒奔迸溢林藪

瓦礫猶能說

次公莊子道在瓦礫又傳燈錄有僧

問如何是佛文殊答云

此君那不知

援王子猷愛竹嘗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子由在筠作東軒記或戲之為東軒長老

其壻曹煥往筠余作一絕句送曹以戲子

由曹過廬山出以示圓通慎長老慎欣然

亦作一絕送客出門歸入室趺坐化去子

由聞之乃作二絕一以荅予一以荅慎明

年予過圓通始得其詳乃追次其韻

君到高安幾日回

次公高安則筠州也是時子由謫監筠州酒稅

一時抖擻舊塵

埃贈君一籠牢收取盛取東軒長老來

余送曹詩

大士何曾有生死

次公指言慎長老

小儒屣處覓窮通偶留

一呖千山上散作人間萬竅風

余次慎韻

東軒長老未相逢已見黃州一信通何必揚眉

資目擊須知千里事同風

慎老和余詩

東軒只似虛空樣何處人家籠解盛縱使盛來

無處著雪堂自有老師兄

子由荅余詩

擔頭挑得黃州籠行到圓通一笑開却到山前

人已寂亦無一物可擔回

子由荅慎詩

聞辨才法師復歸上天竺以詩戲問

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死灰次公莊子云心若死灰盧全月蝕詩青山死灰色白雲

不解笑青松有餘哀忽聞道人歸鳥語山容開按子

由辨才塔碑云沈公邁治杭以師住天竺靈感觀音院有僧文捷者利其富倚權貴人奪而有之遷師於下天竺又遂師於潛逾年而捷敗復以上天竺與師捷之在天竺也巖石艸木為之索然及師之復山中百物皆若有喜色趙公抃親見而贊之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輝即先生今詩意也

神光出寶髻法雨洗浮埃想見南北山花

發前後臺次公白樂天竺詩西澗水流東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清下界聞寄聲問

道人借禪以為詼何所聞而去何所見而回居負與

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贖給鍾會造焉不為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問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人笑不答此意安在哉昔年本不住今者亦無來

續金剛經若心有住則為非住又云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從去此語竟非是且食白楊梅

曾按杭州圖經云楊梅塢在南山近瑞峰楊梅尤盛有紅白二種今杭人呼白者為聖僧梅

錢道人有詩云直須認取主人翁作兩絕

戲之

首斷故應無斷者續圓覺經云菩薩常覺不住照與照者同時寂滅譬如有人自斷其首已斷故無能斷者

則以礙心自滅者礙礙已斷滅無礙礙者冰銷那復有冰知堯卿圓覺經云善男子若覺所覺者不離塵故如湯銷冰無別有冰知冰銷者存我覺我亦復如是次公傳燈錄譬如寒月水結為冰及至煖時冰釋為水主人

若苦今儂認認主人人竟是誰

有主須還更有賓不如無鏡自無塵援六祖詩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

臺何勞勤拂拭白不染塵埃只從半夜安心後厚惠可謂達麼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

失却當年覺痛人次公楞嚴經畢陵伽婆蹉言毒刺傷足云云覺清淨心無痛覺堯卿慧可大師即所謂神光者於寂默中倏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邪大道匪遙汝其南矣光知神功因改名神光翼日覺頭痛如刺其師欲為治之空中有聲云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光遂以所見神事白於師師視其頂骨如五峰秀出乃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今汝南者其以少林達磨大師教可師

安

謂神光者於寂默中倏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邪大道匪遙汝其南矣光知神功因改名神光翼日覺頭痛如刺其師欲為治之空中有聲云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光遂以所見神事白於師師視其頂骨如五峰秀出乃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今汝南者其以少林達磨大師教可師

安

謂神光者於寂默中倏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邪大道匪遙汝其南矣光知神功因改名神光翼日覺頭痛如刺其師欲為治之空中有聲云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光遂以所見神事白於師師視其頂骨如五峰秀出乃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今汝南者其以少林達磨大師教可師

安

謂神光者於寂默中倏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邪大道匪遙汝其南矣光知神功因改名神光翼日覺頭痛如刺其師欲為治之空中有聲云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光遂以所見神事白於師師視其頂骨如五峰秀出乃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今汝南者其以少林達磨大師教可師

安

謂神光者於寂默中倏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邪大道匪遙汝其南矣光知神功因改名神光翼日覺頭痛如刺其師欲為治之空中有聲云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光遂以所見神事白於師師視其頂骨如五峰秀出乃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今汝南者其以少林達磨大師教可師

安

謂神光者於寂默中倏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邪大道匪遙汝其南矣光知神功因改名神光翼日覺頭痛如刺其師欲為治之空中有聲云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光遂以所見神事白於師師視其頂骨如五峰秀出乃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今汝南者其以少林達磨大師教可師

五百九十二
歟光受教造於少室參
達摩果傳衣得法焉

嘲謔

朝雲詩

并引

世謂樂天有粥駱馬放楊柳枝詞嘉其主老病不
忍去也。然夢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
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
一時歸。則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數妾。四五年相
繼辭去。獨朝雲者隨予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此
詩。朝雲姓王氏。錢塘人。嘗有子曰幹兒。未暮而夭
云。

不似楊枝別樂天

樂天不能忘情吟引妓有樊素者善唱楊柳枝人多以曲名之樂天既老又病風將放之

素慘然立且拜婉戀有辭辭畢涕下予聞素言亦愍嘿不能對且命反袂遂作不能忘情吟

恰如通德伴伶玄

厚後漢伶玄與班固同時有文章得妾姓樊曰通德頗能言趙飛燕姊妹事玄因作外傳

阿奴絡秀不同老

援晉書周伯仁母李氏字絡秀少時伯仁父浚求為妾生伯仁及嵩謨嘗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嵩起曰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也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惟阿奴碌碌當在母目下

摩總解禪

次公維摩經天女居維摩室與舍利佛發明禪理維摩曰此天女已能游戲菩薩之神通也

經卷藥

鑪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

山則

海中三神山蓬萊方丈瀛洲也

不作巫陽雲雨仙

厚宋玉高唐賦云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曰妾

巫山之神女也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趙成伯家有麗人僕忝鄉人不肯開尊徒

吟春雪美句次韻一笑

繡簾朱戶未曾開誰見梅花落鏡臺試問高吟三

十韻何如低唱兩三杯

世言檢死秀才衣帶上有雪詩三十韻又云陶穀學士買得党太尉家妓遇雪

陶收雪水烹團茶謂妓曰党家應不識此妓曰彼麗人安得此但能於紅綃暖帳中淺斟低唱喫羊羔兒酒陶嘿然慙其言

鬚聊相映須得纖腰與共回知道文君隔青瑣梁

園賦客有言才

鍾文君司馬相如妻青瑣窓名謝惠連雪賦梁王不悅游於兔園召鄒生延枚叟相如未至居客之

戲贈田辨之琴姬

流水隨絃滑清風入指寒坐中有狂客莫近繡簾

彈

子仁此暗用司馬相如琴心挑卓文君事

吳子野絕粒不睡過作詩戲之芝上人陸

道士皆和予亦次韻

聊為不死五通仙

次公佛具五通而神仙衆特五通而已五通則不死而佛無死無生

終了無生

戲笑得道

一大緣

厚傳燈錄慧能大師對內侍薛簡云我

獨鶴有聲知半

夜

鍾淮南子曰雞知將旦鶴知夜半

老蠶不食已三眠

次公退之云蠶起且眠矣不得老以簇也蓋惟三眠

憐君解比人間夢

芝有夢齋子由作銘

許我來逃醉後禪

會與江山成故事不妨詩酒樂新年

厚陶詩屢闕清酌至何以樂當年

宛丘先生長如丘宛丘學舍小如舟

次公宛丘陳州也時子由為學官

戲子由

常時低頭誦經史忽然欠伸屋打頭

次公唐進士張彖志氣高大未嘗低

面先生不媿旁人羞任從飽死笑方朔

厚東方朔言侏儒飽欲死臣朔

斜風吹帷雨注

有為雨立求秦優

接秦始皇置酒而天雨優旃謂陛楯郎曰汝雖長雨中立我雖短幸休居始皇乃使

死

文蔚堂

陛楯者得眼前勃磈何足道處置六鑿須天游續莊子室無空

半相代虛則婦姑勃磈心無讀書萬卷不讀律次公梁元帝之敗盡焚圖書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

又唐沈全交作嘲謂之詞曰評事不讀律博士不尋章致君堯舜知無術次公杜詩致君堯舜上又韓詩致君堯舜

術豈無勸農冠蓋鬧如雲次公班固賦冠蓋如雲七相五公送老壅鹽甘似

蜜續退之送窮文太學四年朝雍莫鹽門前萬事不挂眼次公韓退之詩吾老嗜讀書餘事不挂眼頭雖

長低氣不屈餘杭別駕無功勞次公杭州別駕先生自言也畫堂五

丈容旗旄厚秦作阿房宮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重樓跨空雨聲遠屋

多人少風騷騷平生所慙今不恥坐對疲氓更鞭

箠次公案先生詩案云是時多流配犯鹽之人例皆飢貧言鞭箠負民也某平生所慙今不復恥矣以譏諷鹽法太急也道逢

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次公案先生詩案云是時張靚俞希旦作監司某不喜其人然不敢與之爭議故比之以為陽虎也

居高志下真何益氣節消縮今無

幾文章小技安足程厚杜詩文章真小技於道未為尊先生別駕舊齊

名如今衰老俱無用付與時人分重輕

鹽官部役戲呈同事兼寄述古子翬案鹽官縣圖經云縣管六

鄉隋開皇九年置杭州鹽官縣屬之有鹽場十所

新月照水水欲冰夜霜穿屋衣生稜野廬半與牛

羊共曉鼓却隨雅鵲興夜來履破裘穿縫紅頰曲

眉應入夢千夫在野口如林豈不懷歸畏嘲弄我

州賢將知人勞已釀白酒買豚羔耐寒努力歸不

遠兩腳凍硬公須軟續明皇歲幸温湯諸楊館在宮東帝臨幸賞賚不貲計出有賜曰餞路返有勞曰軟

脚援大唐稽疑子儀自同州歸代宗詔大臣就宅作軟脚局人出錢三百千

將之湖州戲贈莘老

餘杭自是山水窟側聞吳興更清絕湖中橋林新

著霜溪上茗花正浮雪顧渚茶芽白於齒梅溪木

瓜紅勝頰次公杜詩色好梨勝頰馘夫吳興統地云梅溪一名東海

除列植木堰在烏程縣西南六十里又曰顧渚泉上有木瓜堂其庭

未去先說饒涎垂亦知謝公到郡久次公晉賈克謂夏統曰此吳兒是

怪杜牧尋春遲厚杜牧佐宣城幕聞湖州多奇麗往游之刺史崔

期之曰吾不十年來守此郡不來從所適泊牧守湖州女已從

好對禪榻援杜牧詩今日鬢絲禪榻湖亭不用張水嬉

戲贈

惆悵沙河十里春一番花老一番新小橋依舊斜

陽裏不見樓中垂手人次公舞有大垂手小垂手

和邵同年戲贈賈牧秀才三首

傾蓋相歡一笑中任孔子之鄰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

從來未省馬牛風次公左傳僖四年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

卜鄰尚可容三徑不相及也疏云馬逐上風而去牛逐下風

投社終當作兩杜陵舍中竹下開三徑唯羊仲求仲從與之游

翁古意已將蘭緝佩續離騷招詞閒詠桂生叢

白髮年援劉安招隱士云桂樹叢生兮山之幽

來漸不公此身自斷天休問

朝見新萸出舊槎次公先生本注云時賈欲再娶則詩意皆涉

人孤憤苦思家次公韓非有孤憤篇言孤獨五噫處士太

窮約厚後漢梁鴻傳鴻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邱兮噫顧覽帝

惡之求 鴻不得 三賦先生多誕誇 援相如奏子虛 上林大人三賦 帳外鶴鳴奩有

鏡 援孔德璋北山移文 云蕙帳空兮夜鶴怨 筒中錢盡案無鮭 安國先生答秦太 虛書曰初到黃痛

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仍放大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 厚南史 庾杲之清平自樂食惟有韭菹淪韭生韭雜菜任昉常戲之曰誰謂庾郎

貧食鮭嘗有二十 七種菜謂三韭也 玉川何日朝金闕白晝關門守夜義 時賈欲再娶 續盧仝詩夜叉常 晝不月啓夜半醮祭夜半開

生涯到處似檣鳥 次公杜詩檣鳥相背發又曰檣鳥宿處非又曰檣鳥 終歲飛此特檣竿上刻為鳥形以占風爾晉令

車駕出入相風在前相風正是刻鳥於竿上名之曰相風 晉傅玄相風賦云樓神鳥於竿首俟祥風之來征是已 科第無心

摘頷鬚 續韓詩連年收科 第如摘頷底鬚 黃帽刺船忘歲月 厚前漢鄧通以 權船為黃頭郎

注云土勝水其色黃故 刺船之郎皆著黃帽 白衣擔酒慰鰥孤 厚晉陽秋云陶潛九月 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

中坐摘菊花盈把久之望見白衣人至乃 江州刺史王弘送酒即便獨酌醉而後歸 狙公欺病來分栗 援 子狙公賦茅曰朝三而莫四衆狙皆怒然則朝 四而莫三衆狙皆悅疏云茅橡子也似栗而小

水伯知饒為出鱸 莊

厚山海經朝日之谷 神曰天吳是為水伯 莫向洞庭歌楚曲煙波渺渺正愁予 續九歌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 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九日舟中望見有美堂上魯少卿飲處以 詩戲之二首

指點雲間數點紅 笙歌正擁紫顙翁 次公吳張昭以孫 權為紫顙將軍

誰知愛酒龍山客 續孟嘉為桓溫參軍九 日溫燕龍山寮佐畢集 却在漁舟一葉

中 西閣珠簾卷落暉 干明用王勃滕王閣 詩珠簾莫卷西山雨 水沈煙斷佩聲微

遙知通德淒涼甚 擁髻無言怨未歸 厚後漢伶玄妾樊 通德能言趙飛燕

姊妹事玄既為著傳玄語通德曰斯人俱灰滅矣盛時疲精神馳騫 嗜慾寧知終歸荒田野艸乎通德掩袖視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

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聞買妾述古今作詩

文蔚堂

錦里先生自笑狂

次公成都謂之錦官故亦謂之錦里杭州臨安縣昔日錢王時賜名衣錦城而先生臨安三絕

又有題名錦溪今句特取錦里先生四字以言子野時陳述古守杭令作此詩可以推見

莫欺九尺鬚眉蒼

杜續

詩張公一生江海客

詩人老去鷓鴣鳥在

厚麗情集唐貞元初有張君者遇崔氏女於蒲

崔小名鷓鴣元稹為作會真三十韻嘗與李紳語其事紳又作鷓鴣歌

公子歸來燕燕忙

援漢成

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趙飛燕而悅之先是有童謡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蓋帝每微行嘗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有張公子任或說張祐妾

柱下相君猶有齒

續張蒼自秦時為主柱下方書漢文四年為丞相口中無齒食乳

女子為乳母

江南刺史已無腸

厚劉禹錫罷蘇州過揚州帥杜鴻漸飲大醉而歸見二妓曰郎

中席上與司空詩云司空見慣真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師白樂天山游示小妓詩莫唱楊柳枝無腸與君斷

平生謬作安

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

援前漢張禹弟子尤著者彭宣戴崇宗每候禹責師立置酒設樂與弟子

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絃管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未嘗得至後堂

贈張刁二老

堯卿張子野湖州烏程人刁景純潤州丹陽人

兩邦山水未淒涼二老風流總健彊共成一百七

十歲

續白居易九老詩九人五百八十四拖紫紵朱白鬚須

各飲三萬六千觴

續李白詩百年三萬

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

藏春鳴裏鶯花鬧

藏春刁公鳴名

仁壽橋邊日月

長惟有詩人被磨折金釵零落不成行

次公仁壽橋張子野所居詩人

指言子野子野多寵姬以戲之也

梅聖俞詩中有毛長官者今於潛令國華

也聖俞沒十五年而君猶為令捕蝗至其

邑作詩戲之

詩翁憔悴老一官厭見首荷堆青盤

任開州長溪人薛令之登第開元中

為東宮侍讀官僚開澹以詩自悼云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首荷長闌干

歸來羞澀對妻子

自比鮎魚綠竹竿

續梅聖俞以詩知名仕宦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及受一勅修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

書可謂胡孫入布袋矣妻對曰君之仕宦亦何異鮎魚緣竹竿乎聞者以為名對

今君滯留生二毛

續太史公留滯

周南又潘岳秋賦賦余

飽聽衙鼓眠黃紬

存世傳太祖戒勅縣令勿於黃紬被底放衙

更將嘲笑調朋友人道獼猴騎士牛

續周泰擢新城太守司馬宣王使鍾

願君恰似高常侍暫為小邑仍刺史

援高適為封丘

白詩身騎土

縣尉有詩云乍可狂歌州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只言小邑無所為公門百事皆有期後鎮成都官至散騎常侍

不願君為

孟浩然却遭明主放還山

續孟浩然為王維所知因得召見命吟詩浩然念詩曰不才明主棄

多病故人疎上曰朕未曾棄人

自是卿不求進命放歸南山

官遊逢此歲年惡飛蝗來時

援魯恭為中年

半天黑羨君封境稻如雲蝗自識人人不識

令螟傷稼不入境又朱均為九江太守蝗飛至郡界輒東西散去俾卓茂為密縣令蝗蟲不入縣界又東漢戴封為西華令時汝潁有蝗蟲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

喬將行烹鵝鹿出刀劍以飲客以詩戲之

破匣哀鳴出素虬倦看鴟鴞聽呦呦

只恐兼烹鶴

却佩牛

不妨仍帶醉鄉侯

他年萬騎歸應

好奈有移文在故丘

戲周正儒二絕

折臂三公未可知

會當千鎰訪權奇

君鬻駱猶閒事腸斷閨中楊柳枝

續晉羊祜傳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曰猶出折臂

厚前漢禮樂志天馬詩志倣儻精權奇

次公白居易既老錄家事會經費去長物妓有

文蔚堂

十五

七百四
樊素者善唱楊柳人多以曲名之將放之馬有駱者駟壯駿穩乘之亦有
年將鬻之圉人牽馬出馬驤首反顧一鳴似知去而旋戀者素聞馬嘶慘
然立且拜婉戀有辭竟鬻駱而留素

天廐新頒玉鼻驂故人共弊亦常情相如雖老猶
能賦續揚子雲曰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又曰如孔氏之門用賦則相如入室換馬還應繼二生

戲用晁補之韻

昔我嘗陪醉翁醉今君但吟詩老詩次公醉翁歐陽永叔也詩老梅聖俞

清詩咀嚼那得飽瘦竹瀟灑令人飢試問鳳凰

飢食竹續莊子鷓鴣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練實竹實也何如駕馬肥首菹次公首菹州名

誦詩口頰瀾翻如布穀厚後漢馮衍書云詞如循環口如布穀次公退之詩挈攜陬維口瀾翻

東川清絲寄魯冀州戲贈

鵝溪清絲清如冰次公鵝溪東州溪名上有千歲交枝藤藤生

谷底飽風雪歲晚忽作龍蛇升嗟我雖為老侍從

骨寒只受布與繒牀頭錦衾未還客續杜甫有贈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

坐覺芒刺在背膺段詩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開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鯨又云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

豈如顙卿晚乃貴福祿正似川方

增厚詩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醉中倒著紫綺裘次公李白詩倒披紫綺裘

有半臂出縹綾續唐鄭愚以錦為半臂崔鉉覽其卷曰真銷得錦文半臂也次公寶參為中丞夢德宗解錦半臂賜

封題不敢妄裁剪刀尺自有佳人能遙

知千騎出清曉積雪未放游塵興白須紅帶柳絲

下老弱空巷人相登但放奇紋出領袖吾顙雖老

無人憎厚韓愈詩我齒豁可鄙君顏老可憎

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

詩問之

白衣送酒侮淵明

續續晉陽秋陶潛重陽日無酒坐菊花中見白衣人擔酒至乃太守王弘送酒也急埽

風軒洗破觥豈意青州六從事

厚桓温有主簿善別酒味以好者為青州從事謂青

州有齊郡言到臍也

化為烏有一先生

援司馬相如子虛賦設為鳥有先生言烏有此事也空煩

左手持新釀

援晉書畢卓云左手持酒杯右手持解整拍浮酒船中便足了此生矣

漫遶東籬

顛落英

次公陶淵明在東籬下得王弘酒便開酒對菊徑醉而歸也離騷云夕餐秋菊之落英

南海使君今

北海

厚章時為廣帥後漢孔融為北海相嘗歎曰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定分百榼餉春

耕

次公孔叢子載平原君強子高酒曰諺云子路嗑嗑尚飲百榼

南禪長老和詩不已故作六蟲篇答之

鳳皇覽德輝

續賈誼弔屈原云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

遠引不待遣鷓鴣

戀庭宇

次公莊子鳥莫知於鷓鴣疏云鷓鴣燕也

倏忽來千轉那將坐井蛙

厚莊子堦井之蛙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堦井之樂又後漢馬援謂公孫述為井底蛙

而比譚天衍

續史記鄒衍有譚天

蠹魚著文字

援退之詩何殊食蠹魚生死文字間

槁死猶遭卷老牛疲

耕作見月亦妄喘

次公風俗通吳牛望月而先喘使之苦於日見月而喘焉又世說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

作琉璃屏實密似疎奮有寒色帝笑奮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劉孝標注云南方多暑而吳牛畏熱見月疑於日所以喘也

東坡方

三問南禪已五反老人但目擊

續孔子見温伯雪子目擊而道存

侍者

應足繭

子仁淮南子楚欲攻宋墨子聞之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至於郢見楚王又杜詩足繭荒山轉愁寂

最後

六蟲篇深寄恨語淺

戲孫公素

披扇當年笑温嶠

續温嶠娶姑女既昏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笑曰我料是老奴果如所疑

握刀

晚歲戰劉郎

續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健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哀心常凜凜不

須戚戚如馮衍

馮衍妻北地任氏妒悍衍作書與其兄遂逐之

便與時時說李

陽

和趙成伯兼戲禹功

金錢石竹道旁秋翠黛紅裙馬上謳無限小兒齊拍手山公又作習池游

荅王鞏鞏將見過有詩自謂惡客戲之

汴泗遶吾城城室如削鐵

次公杜詩大城鐵不如

中有李臨淮

號令肝膽裂

續李光弼御軍嚴肅代郭子儀於河陽士卒旗幟皆舊也光弼號令之乃益精明子仁唐書郝廷玉傳魚

朝恩聞其善布陳請觀之廷玉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齊一曰比臨淮王遺法也王善御軍賞當功罰當罪每校榷不如令者輒斬由是人皆自效而赴蹈馳突心破 古來彭城守未省怕惡客 續公孫 惡客云是誰祥符相公孫 逢惡賓不逢故人子仁元結謂不飲者為惡客後人以痛飲為惡客

是家豪逸生有種千金一擲頗黎盆連車載酒來

不飲外酒嫌其邨子有千餅酒我有萬株菊任子

滿頭插 厚杜牧之詩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 團員見花不見目醉中插

花歸花重壓折軸 次公史記云羣輕折軸 問客何所須客言我愛山

青山自遶郭不要買山錢 續戴符乞買山錢于頗與百萬 此外有黃樓

樓下一河水美哉洋洋乎可以療飢并洗耳 厚史記孔子曰

美哉河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詩衡門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洗耳許由事也師晉孫楚云所以枕流欲洗其耳 彭城之游

樂復樂客惡何如主人惡

夜過舒堯文戲作

堯卿名煥字堯文時為教授

先生堂前霜月苦弟子讀書喧兩廡推門入室書縱橫蠟紙燈籠幌雲母先生骨清少眠臥長夜默

坐數更鼓耐寒石硯欲生冰得火銅餅如過雨郎

君欲出先自贊次公漢書東方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注云贊進也郎君指言堯文之子堯卿應休璉與滿公

坐客斂衽誰敢侮堯卿此言堯文非嫡也南史崔

瑒書曰外嘉郎君謙下之德故後來遂以郎君稱人之子弟

道固為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募人長史以下並詣道固道固諸兄等通其所生母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謂客曰家無人與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所作咸拜其母母謂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宜答拜諸客皆歎美固母子而賤其諸兄晉裴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秀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眾秀年十餘歲有請徽者出則過秀宣氏使其母進饌於客見者皆起秀母曰微賤如此應為小兒故也宣氏知之乃止此二句皆微辭以戲之故但使其意而不使其字也

明朝阮籍過阿戎續阮籍素與王渾為友渾子戎年十五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過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

謂渾曰睿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譚應作羲之美

懷祖厚王羲之傳王述蒙顯授羲之恥為之下謂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遠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

陳季常自岐亭見訪郡中及舊州諸豪爭

欲邀致之戲作陳孟公詩一首

孟公好飲寧論斗次公此篇全用陳遵事比陳季常別取他事足伶五斗李白一斗合自然是矣

醉後關門防客走續前漢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

不妨閒過左阿君厚遵為河南太守弟綬為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

百適終為賢太守援京帝末遵入

老居閭里自浮沈笑問伯松何

苦心續遵少與張疎伯松相親友嘗謂疎曰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取蹉跎而我放意自恣浮沈俗間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

樂顧不優邪疎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

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得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

忽然載酒

從陋巷為愛揚雄作酒箴次公揚雄家貧嗜酒好事者載酒有從游學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

長安富兒求一過次公退之詩長安富兒盤饌

千金壽君君笑唾次公選詩主稱千金壽劉又詩云玉石共笑唾子仁史記平原君以千金為魯仲連

羅糧次公選詩主稱千金壽劉又詩云玉石共笑唾子仁史記平原君以千金為魯仲連

具在遵傳其中云酒何過乎遵大喜謂張疎曰吾與爾猶是矣

蘇東坡詩集卷五

文蔚堂

壽仲連笑卻汝家安得客孟公從來只識陳驚坐厚遵所到衣冠

太守徐君猷通守孟亨之皆不飲以戲之

孟嘉嗜酒桓温笑續晉書孟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桓温問嘉曰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爾

徐邈狂言孟德疑公獨未知其趣爾臣今時復一

中之風流自有高人識續褚哀有器識正旦朝褚哀問亮聞江

通介寧隨薄俗移次公盧欽言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實清素

二子有靈應撫掌次公二子指孟嘉與

吾孫還有獨醒時厚屈原漁父詞曰衆人皆醉而我獨醒

戲足柳公權聯句并引

宋玉對楚王此獨大王之雄風也庶人安得而共

之譏楚王知己而不知人也柳公權小子與文宗

聯句有美而無箴故為足成其篇

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

涼一為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

四方

泗州過倉中劉景文老兄戲贈一絕

既聚伏波米還數魏舒籌應笑蘇夫子僥倖得湖

州

戲題巫山縣用杜子美韻

巴俗深留客吳儂但憶歸直知難共語不是故相

違東縣聞銅臭江陵換袂衣丁寧巫峽雨慎莫暗
朝暉

數日前夢人示余一卷文字大略若諭馬
者用吃蹶兩字夢中甚賞之覺而忘其餘
戲作數語足之

天驥雖老舉鞭脫逸交馳蟻封步中衡石旁睨駑
駘豐肉減節徐行方軌動輒吃蹶天資相絕未易
致詰

劉監倉家煎米粉作餅子余云為甚酥潘
邠老家造逡巡酒余飲之莫作醋錯著水
來否後數日余攜家飲郊外因作小詩戲

劉公求之

野飲花間百物無杖頭惟挂一葫蘆已傾潘子錯
著水更覓君家為甚酥

嘲子由

堆几盡埃簡攻之如蠹蟲誰知聖人意不在古書
中

萬州太守高公宿約遊岑公洞而夜雨連
明戲贈二小詩

肩輿欲到岑公洞正怯衝泥傷險行定是岑公闕
清境春江一夜雨連明
蓬窗高枕雨如澗恰似糟牀壓酒聲今日岑公不

能飲吾儕猶健可頻傾

西山戲題武昌王居士 并引

予往在武昌西山九曲亭上有題一句玄鴻橫號
黃櫨峴九曲亭即吳王峴山一山皆櫨葉其旁即
元結陂湖也荷花極盛因為對云皓鶴下浴紅荷
湖座客皆笑同請賦此詩

江干高居堅關扃健耕躬稼角挂經篙竿繫舸菰
芡隔笳鼓過軍雞狗驚解襟顧景各箕踞擊劍賡
歌幾舉觥荆筭供膾愧攪聒乾鍋更夏甘瓜羹

戲和正甫一字韻

故居劔閣隔錦官柑果薑蕨交荆管竒孤甘挂汲

古綆僥覲敢揭鈎金竿已歸耕稼供藁桔公貴幹

蠱高中冠改更句格各蹇吃姑因狡獪加間關 王方平謂

麻姑云姑固少年吾老矣不復作此狡獪變化也

成伯家宴造坐無由輒欲效顰而酒已盡
入夜不欲煩擾戲作小詩求數酌而已

道士令嚴難繼和僧伽帽小却空回隔籬不喚鄰

翁飲抱甕須防吏部來 道士令悅神樂中所謂離而復合者杜詩云月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

盡餘杯

和子由次王鞏韻如囊之句可為一噓

平生未省為人忙貧賤安閒氣味長粗免趨時頭
似葆稍能忍事腹如囊簡書見迫身今老尊酒聞

呼首一昂欲挹天河聊自洗塵埃滿面鬢眉黃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二十一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二十二

時序

新年五首

嚴老紹聖三年先生年六十一在惠州即古白鶴基始營新居故有結茆來此住之句

曉雨暗人日

厚荆楚歲時記正月七日謂之人日以陰晴卜豐耗

春愁連上元水生挑

菜渚

次公世說范宣後園挑菜傷指

煙溼落梅邨小市人歸盡孤舟鶴

踏翻猶堪慰寂莫漁火亂黃昏

北渚集羣鷺新年何所之盡歸喬木寺分占結巢

枝生物會有役

次公江淹雜擬詩問君亦何為百年會有役

謀身各及時何當

禁畢弋

厚莊子畢弋之智多則鳥亂於上矣

看引雪衣兒

海國空自煖春山無限清冰谿紛瘴雨雪菌到江

城更待輕雷發先催凍筍生豐湖有藤菜似可敵

尊羹厚先生嘗言豈湖有燕脂藤味滑美大類尊

小邑浮橋外青山石岸東茶槍燒後有師顧渚山記團黃茶有一槍兩

號之麥浪水前空萬戶不禁酒三年真識翁結茆來

此住厚我豈詩結茆同楚客卜築漢江邊歲晚有無同

荔子幾時熟花頭今已繇探春先棟樹買夏欲論

園居士常攜客參軍許叩門明年更有味懷抱帶

諸孫

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致齋三首

江湖流落豈關天禁省相望亦偶然等是新年未

相見此身應坐不歸田次公張平子有歸田賦

白髮蒼顏五十三家人遙遣試春衫朝回兩袖天

香滿師杜詩朝罷香烟攜滿袖頭上銀幡笑阿咸次公阿咸杜位也甫從子甫於位宅守歲詩守歲阿

咸家銀幡元日所賜者

當年踏月走東風坐看春闈鏢醉翁師歐陽永叔自號醉翁白

髮門生幾人在却將新句調兒童

次韻秦少游王仲至元日立春三首

省事天公厭兩回新年春日并相催殷勤更下山

陰雪要與梅花作伴來厚退之雪間梅詩先期迎獻歲更伴占茲辰

已卯嘉辰壽阿同子由小字同叔元日已卯渠本命也願渠無過亦無功

明年春日江湖上回首觚稜一夢中次公文選班固西都賦上觚稜而棲

全謝注觚稜帝闕之角也子仁杜牧之詩觚稜拂斗極回首上遲遲四朝三十載似夢復非空

詞鋒唯作楚騷寒德意還同漢詔寬續後漢侯霸傳每春下寬大之詔奉

四時之令皆立春翰好遣秦郎供帖子盡驅春色入毫端林學士

供詩

元日過丹陽明日立春寄魯元翰

堆盤紅縷細茵陳次公元日巧與椒花兩鬪新續晉劉

氏元日獻厚白樂天詩一見竹竹馬異時寧信老馬戲每思童駿時土牛明日

椒花頌厚白樂天詩一見竹莫辭春續月令出十西湖弄水猶應早北寺觀燈欲及

辰亮脚北寺在潤白髮蒼顏誰肯記曉來頻嚏為何人

次公詩願

次韻曾仲錫元日見寄定州

蕭索東風兩鬢華年年幡勝翦宮花厚荆楚歲時記正

金薄爲人以貼屏風亦戴厚後漢蔡琰云胡愁聞塞曲吹蘆管月七日爲人日鏤

作樂謂子仁杜甫立春詩喜見春盤得蓼芽春日春盤細生菜吾國舊供雲

澤米定武齋酒君家新致雪坑茶近得曾燕南異事真

堪記三寸黃柑擘永嘉次公永嘉溫除夜大雪留濰州元日早晴遂行中塗雪

復作

除夜雪相留元日晴相送東風吹宿酒瘦馬兀殘

夢蔥朧曉光開旋轉餘花弄下馬成野酌佳哉誰

與共須臾晚雲合亂灑無缺空鵝毛垂馬駿自怪

騎白鳳次公北夢瑣言曹唐遊仙詩玉詔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領東

落鵝毛密方不知今夜游何處侍從皆騎白鳳皇堯卿白樂天春雪詩大似

如飄玉屑三年東方旱逃戶連欹棟老農釋耒歎淚

入饑腸痛春雪雖云晚春麥猶可種敢怨行役勞

助爾歌飯甕

援山東人埋肉於飯下而食之謂之飯甕

元日次韻張先子野見和七夕寄莘老之

作

得句牛女夕

續七月七日牛女二星當會守夜者見天漢中奕奕白氣光耀五色以此為徵也

轉頭參

尾中

厚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旦尾中

青春先入睡白髮不遺窮酒社

我為敵詩壇子有功

續杜牧贈趙嘏詩今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

縮頭先夏鼈

見上川子月蝕詩北方寒龜被蛇縛藏頭入殼如入獄又云寒龜夏鼈一種味且當以其肉充臍

實腹鄙秋蟲

莫唱裙垂綠

次公永叔詞舞餘裙帶綠雙垂

無人臉斷紅

舊交懷賀老

續李白憶賀監詩嵇山無賀老

新進謝終童

一通

堯祖漢西域傳贊曰明珠通犀之珍注通犀中央色白通兩頭

小蠻知在否

續白樂天詩楊柳小蠻腰

問囁囁翁

次公李林宗字直木嘗謂樂天為囁囁翁

立春日小集戲李端叔

白髮已十載青春無一堪不驚新歲換聊與故人

譚牛健民聲喜雅嬌雪意酣

厚杜牧之詩雅嬌却羃羃

霏微不到地

和煖要宜蠶歲月斜川似

次公陶集有游斜川詩自序云辛丑歲三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開

風流曲水慙

厚晉武帝問三日曲水之義尚書束皙曰周初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又秦昭王

行吟老燕代坐睡夢

江潭丞掾頗哀援

續後漢馬援為隴西太守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事何足相煩

歌呼誰怕參

援西漢曹參為相國相舍後園近吏舍吏日飲歌呼參游園聞吏聲乃反取酒張坐

衰懷久灰槁

續莊子身若槁木心如死灰

習氣尚饒貪白啖

本河朔紅消真劍南

次公白啖荔支名也紅消黎名也

與相和

堯祖一本作熊白來河北豬紅削劍南

七百五
得青菲

次公故事立春日作五辛盤

臘酒是黃柑

次公黃柑以釀酒乃洞庭春色也 歸臥

殘燈帳醒聞葉打菴須煩李居士重說後三三

厚宗要無著和尚游五臺到山下遇一老僧問曰此間佛法如何住持僧曰凡聖同居龍蛇混雜無著曰多少眾老僧曰前三三後三三無著和尚問測

次韻劉景文路分上元

華燈悶艱歲冷月挂空府三吳重時節九陌自歌

舞云從月幾望

子仁周易月幾望

遂至一百五

續荆楚歲時記曰去冬節一百五日

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

嘉辰可屈指樂事相繼武今宵掃雲陳

極目靜天宇嬉遊各忘歸闐咽頃未覩飛球互明

滅激水相吞吐老去反兒童歸來尚饒鼓

師梁曹景宗應詔分

絲縷

師自冬至後日添一線

何時九江城

惠安潯陽記云其山九疊江亦九派故郡號九江

相對

韻賦詩得競病字即援筆立成云去時兒女悲歸來知鼓競借問行人何如霍去病

兩漁父

予舊欲卜居廬山景文近買宅江州

次韻楊褒早春

窮巷淒涼苦未和君家庭院得春多不辭瘦馬騎

衝雪來聽佳人唱踏莎

王昭世傳曲有踏莎行

破恨徑須煩麴蘖

次公退之詩高士例須憐麴蘖

增年誰復怨羲娥

次公退之詩倚撫星象遺羲娥

良辰樂事

古難並

續謝靈運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

白髮青衫我亦歌

堯祖盧秉詩青衫白

髮病參軍

細雨郊園聊種菜冷官門戶可張羅

厚漢翟公罷廷尉門外可設雀

放朝三日君恩重睡美不知身在何

上元侍飲樓上三首呈同列

澹月疎星遶建章

厚前漢武帝時柏梁災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宮在未央西長安城外 僂

風吹下御爐香侍臣鵠立通明殿

厚朝聖保德傳云張守真朝玉皇大殿觀其扁

曰通明不曉其旨因焚香告曰通明之誼切所未喻敢祈真教真君曰上帝上升金殿殿之光明照於帝身身之光明照於金殿光明通徹故為通明

一朶紅雲捧玉皇次公翼聖傳載玉帝坐處常有紅雲擁之雖真仙亦不得見其面也

薄雪初消野未耕賣薪買酒看昇平龜父續仙傳許仙平傳云嘗負薪以

賣挂一壺每醉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吾君勤儉倡優拙厚史記秦昭王謂范雎曰吾聞之楚之鐵劍利

而倡優拙自是豐年有笑聲

老病行穿萬馬羣九衢人散月紛紛歸來一點殘

燈在猶有傳柑遺細君侍燕樓上則貴戚爭以黃柑遺近臣謂之傳柑續前漢東方朔伏日詔賜從官

肉朔獨拔劍割肉大官奏之朔曰歸遺細君又何仁也

上元夜惠州作前年侍玉輦端門萬枝燈次公端門宣德門也元夕皇帝登端門以宴羣臣壁月

挂罨魚珠星綴觚稜次公前漢天文志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又前漢文帝七年六月未央宮東闕罨

恩去年中山府老病亦宵興牙旗穿夜市鐵馬響

春冰次公中山府定州也牙旗府帥之旗鐵馬是定州有之今年江海上雲房寄山僧

亦復舉膏火松間見層層散策枕榔林林疎月翳

鬢次公枕榔木廣南皆有之其株微頂而後有葉鬢鬢覆下也使君置酒罷簫鼓轉松陵

狂生來索酒賈道人也一舉輒數升浩歌出門去我亦歸

曹騰

上元夜過赴儋守召獨坐有感戊寅歲儋州作

使君置酒莫相違守舍何妨獨掩扉靜看月窗盤

蜥蜴厚爾雅蜥蜴蟪蛄守宮也臥聞風幔落蜘蛛次公詩蟪蛄在室子

燈花結盡吾猶夢香篆殘時汝欲歸搔首

淒涼十年事傳柑歸遺滿朝衣

六百廿四
追和戊寅歲上元

春鴻社燕巧相違

厚淮南子燕春分而來鴈春分而去燕秋分而北鴈秋分而南

白鶴峰頭

白版扉

次公白鶴峰在惠州白樂天詩書扉高白版

石建方欣洗踰廁

續前漢石建為郎中

令事親孝謹每五日洗休歸謁親入子舍切問侍者取親巾裙廁踰身自澣洗

姜龐不解歎嘯噦

次公後漢廣漢

姜詩妻龐氏事姑至孝東山詩柳城在室備峭在戶

一龕京口嗟春夢萬炬錢塘憶

夜歸

次公京口潤州也錢塘杭州也

合浦賣珠無復有當年笑我泣牛衣

衣

續前漢王章嘗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訣泣涕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喻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泣涕何鄙也後章官歷京兆欲上封事妻止之曰獨不念牛衣中泣時邪章果上書下獄死妻子徙合浦以采珠致產百萬次公先生嘗自跋云戊寅上元在儋耳過子夜出余獨守舍作違字韻今庚辰上元已再期矣家在惠州白鶴峰下過子不眷婦子從余此來其婦亦篤孝悵然感之故和前篇有石建姜龐之句又復悼懷同安君末章故復有牛衣之句悲君亡而喜子存也書以示過看余面勿復感懷

上元夜游絕句

午夜朧朧澹月黃夢回猶有暗塵香縱橫滿地霜
槐影寂莫蓮燈半在亡

春日

鳴鳩乳燕寂無聲

次公杜詩鳴鳩乳燕青春深

日射西窗潑眼明午

醉醒來無一事

次公陳後主詩午醉醒來晚

只將春睡賞春晴

春夜

春宵一刻直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歌管樓臺聲
細細秋千院落夜沈沈

癸丑春分後雪

雪入春分省見稀半開桃李不勝威應慙落地梅
花識却作漫天柳絮飛

厚退之晚春詩楊花榆莢無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飛次公謝安與謝道韞詠雪

文蔚堂

道韞云未若柳絮因風起不分東君專節物故將新巧發陰機次公退之雪詩
擘擘弄陰機從今造物尤難料更煖須留御臘衣

寒食日荅李公擇三絕次韻

從來蘇李得名雙

次公前漢蘇武李陵能詩謂之蘇李唐蘇味道里人李嶠俱以文章顯時號蘇李又蘇晉李嶠

知制誥時號蘇李又蘇頲李又對掌文誥明皇謂頲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今有卿及李又亦世不乏人

只恐全齊笑

陋邦

次公李公擇知齊州故云

詩似懸河供不辨

續郭象傳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故欺張籍隴頭瀧

厚退之詩君乃崐崙崙渠籍乃隴頭瀧

簿書鑿鼓不知春

次公周禮以鑿鼓鼓役事

佳句相呼賴故人

子仁謝靈運每

於篇章對惠連輒得佳句

寒食德公方上冢歸來誰主復誰賓

巡城已困塵埃眯

次公莊子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師杜詩塵土汗人眼易眯

執朴仍遭

蟣虱緣

次公左氏華元為植巡城禮司空執朴

欲脫布衫攜素手

次公選詩盈盈樓上女織

織出素手試開病眼點黃連

來詩謂僕布衫督役

和子由寒食

寒食今年二月晦樹林深翠已生煙遶城駿馬誰

能借到處名園意盡便但挂酒壺那計盞偶題詩

句不須編忽聞啼鴉驚羈旅江上何人治廢田

次公詩七

月鳴

寒食夜

漏聲透入碧窗紗人靜秋千影半斜沈麝不燒金

鴨冷澹雲籠月照梨花

寒食雨二首

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

惜今年又苦雨兩月秋蕭瑟

子仁宋玉云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臥聞海棠花泥汙臘脂雪

杜詩林花著雨臘脂落

暗中偷負去夜

半真有力

蘇子藏山于澤藏舟于壑謂之固矣然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何殊病少年

疾起頭已白

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

裏空庖煮寒菜破竈燒溼葦那知是寒食但見烏

銜紙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也擬哭塗窮

厚晉阮籍率意

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乎曰然則溺之

死灰吹不起

援前漢韓安國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

上巳日與二三子攜酒出游隨所見輒作

數句明日集之為詩故詞無倫次

伯恭先生志林云黃

州定慧院東小山上有一株時蘇茂每歲盛開時必為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復與參寥及二三子訪焉則園已易主主雖市井人然以余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花白而員香色皆不凡以余故亦得不伐既飲復憩於尚氏之第尚所居竹林花木皆可喜醉臥閣上稍醒聞座客崔成老彈雷琴作悲風曉角錚錚然意謂非人間也晚乃步出城東入何氏韓氏竹園遂置酒竹陰下興盡乃徑歸元豐七年三月初三日也

薄雲霏霏不成雨杖藜曉入千花塢

次公莊子原憲杖藜應門 柯丘

海棠吾有詩

子仁黃州東坡圖柯山四望直南高丘故亦名柯丘東西隅海棠一株甚茂

獨笑深林

誰敢侮三杯卯酒人徑醉一枕春睡日停午竹間

老人不讀書留我閉門誰教汝

子仁晉王徽之傳吳中士大夫家有竹欲觀之便出

造竹下蕭咏良久主人婦灑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閉門徽之賞之盡懽而去 出檐聚枳十圍大寫

真素壁千蛟舞

子仁東坡圖柯丘南尚氏家有叢枳甚大公嘗自為圖之

東坡作塘今

幾尺

存塘在東坡雪堂下先生詩會堂作塘徑千步

攜酒一勞農工苦却尋流水

出東門壞垣古塹花無主次公杜詩桃花一簇開無主臥開桃李為

誰妍對立鴉鵲相媚嫵開餅藉草勸行路不惜春

衫汙泥土褰裳共過春草亭叩門却入韓家園東坡圖春草亭韓家園皆在東門外

映簾空復小桃枝乞漿不見磨門女南上古臺臨

斷岸雪陳翻空迷仰俯故人饋我玉葉羹火冷煙

銷誰為煮崎嶇東緼下荒徑子暈前漢崩通傳云里婦夜亡肉逐婦里母即東緼請火

景盡餘尊却傷孤城得僧宇主人勸我洗足眠倒

牀不復聞鐘鼓次公杜詩睡美不聞鐘鼓傳明朝門外泥一尺始悟

三更雨如許平生所向無一遂茲遊何事天不阻

固知我友不終窮豈弟君子神所予次公詩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海南人不作寒食而以上已上豕子攜一

瓢酒尋諸生皆出矣獨老符秀才在因與

飲至醉符蓋儋人之安貧守靜者也

老雅銜肉紙飛灰萬里家山安在哉蒼耳林中太

白過次公李白詩集有尋城北范居士失道蒼蒼耳中見范置酒摘蒼耳作鹿門山下德公回後漢龐德公攜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返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德公上

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

管寧投老終歸去厚三國志管寧北

王式當年本不來援前漢王

共薦詔除為博士既至為江公所辱式恥之謂諸生曰

我本不欲來諸生彊勸我竟為孺子所辱遂謝病免歸

記取城南上

已日木棉花落刺桐開厚吳錄地理志交趾安定縣有木棉樹實如酒杯中有棉如蠶之繅可作

蘇東坡詩集卷之三

布又晉安海物異名記刺桐其花丹其枝幹有刺
花附幹而生其葉如桐其花側敷如掌形若金鳳

上巳日與二子迨過游塗山荆山記所見

龜父雲水經云荆山在南部臨沮縣東北其頂上
一池周四十里步旁有石室桓玄江淹並有詩

此生終安歸旋軫天下半揭來乘櫟廟子仁虞書禹曰
子乘四載注云

謂水乘舟陸乘車沉
乘輶山行乘櫟也復作微禹歎昔自河赴杭州過此蓋二十二
年矣援左傳劉定公臨河歎曰美

哉禹功明德遠矣
微禹吾其魚乎從祠及彼呱援書洛呱
呱而泣像設偶此粲山氏

禹妻也詩如
此粲者何秦祖當侑坐次公史記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功帝錫
玄圭禹受曰非子能成亦大費為輔舜曰

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阜
游是為伯翳賜姓嬴氏也夏郊亦薦裸厚禮記祭法夏后
氏禘黃帝而郊鯀可憐

淮海人尚記弧矢旦淮南人相傳禹以六月生是日數萬人會
山上續禮記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射天地

荆山碧相照楚水清可亂別人有餘坑厚劉向新
序荆人下

和得玉璞而獻之荆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謾而斷其左足
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復奉玉璞又以為謾而斷其右足及共王即位奉玉

璞而哭於荆山中共王聞之乃使人
理其璞而得寶焉名曰和氏之璧美石肖温贊荆山下有卞和
采玉坑石色如

玉不受鏡刻取出山
下輒變色不復温潤龜泉木杪出牛乳石池漫龜泉在荆
山下色白

而甘真陸羽所謂石池漫流者有
石記云唐正元中隨白龜流出小兒彊好古侍史笑流汗

歸時蝙蝠飛次公退之詩黃
昏到寺蝙蝠飛炬火記遠岸

送春示友人

夢裏青春可得追欲將詩句絆餘暉酒闌病客惟

思睡蜜熟黃蜂亦嬾飛芍藥櫻桃俱掃地病過此
二物鬢

絲禪榻兩忘機續杜牧詩今日鬢絲禪
榻畔茶煙輕颺落花風憑君借取法界觀

續華嚴經法界觀以在日為觀以理無礙
事無礙理事無礙事事無礙為四觀云一洗人間萬事非來
書

云近看此書
子未嘗見也

三月二十九日二首

南嶺過雲開紫翠

次公杜牧詩千峰橫紫翠

北江飛雨送

淒涼

子仁韓詩宵

酒醒夢回春盡日

厚李涉詩終日昏昏醉

門隱几坐燒香

厚莊子南郭子綦隱

門外橘花猶的皜牆頭荔子已爛斑樹暗草深人

靜處卷簾欹枕臥看山

首夏官舍即事

安石榴花開寂遲

堯卿博物志張

絳裙深樹出幽菲吾

廬想見無限好

厚陶潛詩吾

客子倦游胡不歸座上

尊雖得滿

厚孔北海曰座上客常滿

古來四事巧相違

曰良辰美景賞心

令人卻憶湖邊寺垂柳陰陰畫掩扉

次韻朱光庭初夏

堯卿字公琰

朝罷人人識鄭崇直聲如在履聲中

厚前漢鄭崇字子

僕射數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

臥聞疎響梧桐雨

厚孟浩然

獨咏微涼殿閣風

厚柳公權聯句熏風

諫苑君方續

承業

厚南史李承業集

醉鄉我欲訪無功

厚唐王績字無

然一枕誰呼覺牛蟻初除病後聰

厚晉殷仲堪傳父嘗

謂之

端午遊真如遲迺遠從子由在酒局

一與子由別却數七端午身隨綵絲繫

任五月五日以

兵及鬼令人不

心與昌歎苦

次公周禮醢人昌本糜

今年匹馬

來佳節日夜數兒童喜我至典衣具雞黍水餅既

懷鄉飯筒仍慙楚

厚續齊諧記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水

而死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貯飯祭之謂

言必一醉快作西川語寧知是官身糟麴同熏煮
獨攜三子出古刹訪禪祖高譚付梁羅梁羅遲
適小名詩律
到阿虎歸來一調笑慰此長齟齬

立秋日禱雨宿靈隱寺同周徐二令

百重堆案掣身閒師杜肅任華州司功有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詩一葉秋聲對榻

眠次公淮南子一
葉落知天下秋牀下雪霜侵戶月枕中琴筑落階泉

崎嶇世味嘗應遍寂莫山樓老漸便惟有憫農心
尚在起瞻雲漢更茫然任詩早既大
甚瞻彼雲漢

七月五日二首

避謫詩尋醫畏病酒入務師詩尋醫謂不作詩也
酒入務謂止酒不飲也蕭條北

窗下長日誰與度今年苦炎熱厚唐文宗聯句
人皆苦炎熱艸木困

熏煮况我早衰人幽居氣如縷縷杜詩更
深氣如縷秋來有佳

興秋稻已含露還復此微吟往和糟牀注厚杜詩賴
知禾黍秋

亡覺糟
牀注

何處覓新秋蕭然北臺上子仁李白詩何處聽
秋聲蕭蕭北窗竹秋來未云

幾風日已清亮雲間聳孤翠林表浮遠漲新棗漸

堪剥晚瓜猶可餉西風送落日萬竅含悽悵念當

急行樂白髮不汝放子仁杜詩苦遭
白髮不相放

中秋月三首寄子由

殷勤去年月激盪古城東憔悴去年人臥病破窗

中徘徊巧相覓窈窕穿房櫳月豈知我病但見歌

樓空撫掌三歎息扶杖起相從天風不相哀吹我

落瓊宮白露入肝肺夜吟如秋蟲坐令太白豪化為東野窮餘年知幾何佳月豈屢逢寒魚亦不睡竟夕相唵喁厚左思吳都賦沂河逆流唵喁沈浮

六年逢此月五年照離別中秋有月凡六年矣惟去歲與子由會於此歌君別

時曲滿坐為悽咽子由有水調歌頭留都信繁麗此會豈輕

擲留都言南京也太祖興王處有留官司故云鎔銀百頃湖天公劉夢得詩洞庭秋月生湖心層波萬頃如鎔銀歸來

挂鏡千尋闕三更歌吹罷人影亂清樾厚樾木陰也

北堂下寒光翻露葉喚酒與婦飲念我向兒說豈

知衰病後空盞對梨栗但見古河東麩麥如鋪雪

欲和去年曲復恐心斷絕

舒子在汶上開門相對清舒煥試舉人鄭州鄭子向河朔鄭

赴北京戶曹孤舟連夜行頓子雖咫尺兀如在牢扃頓起來徐試舉

趙子寄書來水調有餘聲今日得趙杲卿書猶記予在東武中秋所作水調歌頭悠

哉四子心共此千里明次公謝莊月賦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明月不解

老良辰難合并四顧座上人聚散如流萍嘗聞此

宵月萬里同陰晴故人史生與余言嘗見海賈云中秋有月則是歲味多而負賈人以此候之雖相去萬里他日

會合相問陰晴無不同者天公自著意此會那可輕明年各相望俯

仰今古情

中秋見月和子由子由自南京寄詩云西風吹暑天益高明月耿耿分秋臺城閉門青嶂

合坐聽百步鳴飛濤史君攜客登燕子月色著人如著水簾前不設鼓與鐘處處笛聲相應起浮雲卷盡流金丸戲馬臺西山鬱燭杯中綠酒一時盡衣上白露三更寒扁舟明月浮古汴回首遠巡陵谷變河吞巨野入長淮城沒黃流只三板明年築城城似山伐木為隄隄更整黃樓未成河已退空有遺跡令人看城頭看月應更好河流深處今

生草子孫兒被魚鼈食歌舞聊寬史君老南都從事老更貧羞見青天月照人飛鶴投籠不能出曾是彭城座上客

明月未出羣山高瑞光千丈生白毫一杯未盡銀

闕湧亂雲脫壞如崩濤誰為天公洗眸子月蝕詩念

此日月者為天之眼睛應費明河千斛水遂令冷看世間人照

我湛然心不起西南大星如彈丸次公謝朓詩流轉如彈丸角尾奕

奕蒼龍蟠厚盧全月蝕詩東方蒼龍角插戟尾曳風今宵注眼看

不見更許螢火爭清寒何人樣舟臨古汴干燈夜作魚龍變曲

折無心逐浪花低昂赴節隨歌板是夜賈客船中放水燈青熒滅

沒轉山前浪颭風回豈復堅明月易低人易散歸

來呼酒更重看堂前月色愈清好咽咽寒蜚鳴露

草卷簾推戶寂無人窗下啞啞唯楚老近有一錄名楚老南都

從事莫羞貧對月題詩有幾人明朝人事隨日出

續武元衡詩無因駐清景日出事還生恍然一夢瑤臺客次公李公垂鶯鶯歌恍然夢作瑤臺客

九日次韻王鞏

我醉欲眠君罷休續陶潛性嗜酒有酒輒醉每謂客曰我醉欲眠卿且去子仁史記吳王謂孫子曰將軍罷休就舍

已教從事到青州厚桓温有主簿善別酒好者為青州從事惡者為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革

鬢霜饒我三千丈援李白詩白髮三千丈綠愁似箇長詩律

輸君一百籌師歐陽公端田錄呂文穆公未第時薄游二縣胡大監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喻胡曰呂工於

詩空少如禮胡問警句客舉曰掩盡寒燈不成夢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

爾呂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寄聲於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曰待

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續李商隱師令狐一籌既而次榜亦中首選聞道郎君閉東閣楚常呼楚子綸為

且容老子上南樓厚郎君綸為翰林學士商隱上謁不見因題詩云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更重窺相逢不用忙歸

相逢不用忙歸厚庾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秋夜共登南樓亮忽至諸人起避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

去明日黃花蜨也愁

次韻蘇伯固主簿重九

雲間朱袖拂雲和應是長松挂女蘿

援周禮雲和之琴瑟次公李白寄遠

詩三鳥別王母銜書來相過遙知玉窗裏

鬢重不嫌黃菊滿

仁子

杜牧詩菊花須插滿頭歸

手香新喜綠橙搓

次公韓偓詩手香江橘嫩

墨翻衫袖吾

方醉

次公趙壹善草書日一枝筆月數丸墨領袖如阜唇齒皆黑

紙落雲煙子患多

續杜詩揮毫落

紙如雲煙次公張華謂陸機曰人患才少子患才多

只有黃雞與白髮玲瓏應識使

君歌

次公白樂天醉歌云歌罷胡琴掩秦瑟玲瓏再拜歌初畢誰道使君不解歌聽唱黃雞與白日黃雞催曉丑時鳴白日催年酉時沒

腰間紅綬挂未穩鏡裏朱顏看已失玲瓏玲瓏奈老何使君歌了汝更歌

九日次定國韻

朝菌無晦朔蟪蛄疑春秋

續莊子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

南柯已一

世我眠未轉頭

援異聞集淳于棼嘗夢至一國曰大槐宮入國王而理之乃宅南大槐樹下蟻穴也

仙人視吾曹何異蜂蟻稠

不知蠻觸氏自有兩國憂

續莊子有國于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于蝸之右角者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百萬

我

觀去來今

次公維摩經天女曰皆以世俗文字數故說有二世非謂菩提有去來今

未始一念留奔

馳竟何得而起無窮羞王郎誤涉世屢獻久不酬

黃金散行樂清詩出窮愁俛仰四十年始知此生

浮

續莊子其生若浮

軒冕陳道路往往兒童收封侯起大第

或是君家駒

次公前漢李廣言廣之軍吏士卒或取封侯冕唐人作郭汾陽詩咸陽原上英雄半在君家養馬來

似聞負販人中有第一流炯然徑寸珠藏此百結

裘

子仁董威輦在洛陽時出入於市得殘繒帛輒結以為衣號曰百結裘

意行無車馬

次公劉禹錫詩意行

無舊

倏忽略九州邂逅獨見之天與非人謀笑我方

醉夢衣冠戲沐猴

續前漢項羽傳董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力盡病騏驎

次公杜詩

草黃騏驎病

伎窮老伶優

次公荀子鼯鼠五伎而窮

北方有雲根寸田自可

遊

援黃庭內景云寸田尺宅可理生

會當無何鄉同作逍遙遊

次公莊子內篇逍遙

歸來城郭是空有纍纍丘

程續搜神記遼東華表柱上有鶴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

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猶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家纍纍

丙子重九二首

三年瘴海上越嶠真我家登山作重九蠻菊秋未

花惟有黃茆浪堆隴生坳窰酒孽衆毒酸甜如

黎樞何以侑一尊鄰翁饋鼃蛇亦復彊取醉謹謠

雜悲嗟今年吁惡歲僵仆如亂麻

厚前漢天文志秦以兵內兼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

亂此會我雖健

次公杜甫重九詩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

狂風卷朝霞使我

如霜月孤光挂天涯西湖不欲往莫樹號寒雅

窮塗不擇友過眼如亂雲餘子誰復數

續後漢禰衡曰大兒孔文舉小

兒楊德祖餘子碌碌不足數

坐閱兩使君共飲去年堂俯看秋水紋

厚古樂府渡遼木自有將軍寒風蕭蕭生水紋

此水與此人相追兩云云

次公退之詩浪波云

老去各休息造物嗟長勤佳哉此令節不惜與

子分何以娛我客游魚在清瀆水師三百指

次公史記僮手

指鐵網欲掩羣

厚禮記大夫不掩羣

獲多雖一快買放尤可欣

此樂真不朽明年我歸耕

九日袁公濟有詩次其韻

古來靜治得清閒我媿真長也一班舉酒東榮挹

江海回尊落日勸湖山平生傾蓋悲歡裏早晚抽

身簿領間笑指西南是歸路倦飛弱羽久知還

九日黃樓作

去年重陽不可說南城夜半千漚發水穿城下作
雷鳴泥滿城頭飛雨滑黃花白酒無人問日莫歸
來洗鞞韞豈知還復有今年把盞對花容一呷莫
嫌酒薄紅粉陋終勝泥中千柄鍤黃樓新城僻未
乾青荷已落霜初殺朝來白露細如雨南山不見
千尋剝樓前便作海茫茫彦章木玄虛海賦茫茫積流合形內虛樓下空聞
櫓鷓輒薄寒中人老可畏師宋玉九辨惜悽增飲薄寒之中人熱酒澆腸
氣先壓次公退之詩數杯澆腸雖暫醉皎皎萬慮醒還新煙消日出見漁邨次公柳子厚詩
煙消日出不見人遠水鱗鱗山巖巖次公郭璞詩潛波渙鱗起巖五轄反齒缺也詩人猛

士雜龍虎

坐客三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次公崔班灼灼歌坐中之客皆龍虎

楚舞吳歌亂鵝

鴨

子仁李白詩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欲銜牛邊日次公李愬夜入蔡州擊鵝鴨池以亂軍聲

一杯相屬君勿

辭

次公退之詩一杯相屬君當歌

此境何殊泛清雪

次公雪溪在湖州

九日邀仲屯田為大水所隔以詩見寄次

其韻

無復龍山對孟嘉

援晉桓溫與孟嘉九日宴龍山

西來河伯意雄誇

續壯

子秋水時至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在己

霜風可使吹黃帽

厚史記鄧通傳權船者為黃頭郎徐廣曰著黃

尊酒那能泛浪花

任杜甫詩閃閃浪花翻

謾遣鯉魚傳尺素

援選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却將燕石報瓊華

續列子宋之愚人得燕石以為

玉周人曰此燕石也瓦礫不殊次公詩尚之以瓊華

何時得見悲秋老

續宋玉曰悲哉秋之為氣也醉

裏題詩字半斜

次韻張十七九日贈子由

千戈萬槊擁笳籬

援晉史傅咸劾事云令史張濟案行城東有新立屋間笳籬障二十丈

九日清

尊豈復持

是日南都救使按兵

官事無窮何日了

厚晉傳咸傳楊濟與咸書曰天下大器

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為快耳

菊花有信不吾欺

遙瓊館真堪羨取次塵纓未可縻迨此暇時須痛

飲

子仁詩云迨我暇矣飲此醅矣安國杜詩痛飲真吾師

他年長劍挂君頤

續田單攻狄不能下齊兒謡曰

大冠如箕長劍拄頤攻狄不下累於梧丘次公李白詩何必攜長劍拄頤事玉階

次韻王庭老和張十七九日見寄

霜葉投空雀啁籬上樓筋力彊扶持對花把酒未

甘老膏面染須聊自欺

竟卿劉夢得詩近來時世輕先輩好染髭須事後生

無事亦

知君好飲

厚史記陳軫謂犀首曰公何好飲也曰無事也曰吾令公厭事可乎

多才終恐世相

縻請看平日銜杯口

子仁杜詩生前相遇且銜杯

會有金椎為控頤

厚莊子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剔其煩無傷口中珠

冬至日與諸生飲

小酒生黎法

厚國朝會要今儋崖萬安皆與黎為境其服屬州縣者乃熟黎其居山洞無征者為生黎

乾糟

瓦甌中芳辛知有毒滴瀝取無窮凍醴寒初泫春

醅煖更饒華夷兩尊合醉笑一歡同里閭峨山北

田園震澤東

父公峨山在眉州震澤在常州

歸期那敢說安訊不曾通

鶴髮驚全白犀圍尚半紅愁顏解符老壽耳鬪吳

翁得穀鵝初飽亡貓鼠益豐黃薑收土芋蒼耳斫

霜叢

子輩唐王冥山房安錄云收蒼耳法取未經霜者

兒瘦綠儲藥奴肥為種菘

頻頻非竊食

安公揚子頻頻之黨甚於鷺斯亦賊夫糧食而已

數數尚乘風

列子御

風而行其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

河伯方夸若

援莊子秋水河伯順流而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河

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

靈媧自舞馮

厚楚辭遠遊篇使相

靈鼓瑟考令海若舞馮夷又司馬相如大人賦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

歸塗陷泥淖炬火燎茆

蓬萊上王文度

續晉王坦之字文度父述愛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

家傳張長公

史記

張釋之為廷尉不阿守法景帝時為太子釋之劾不下公車後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摯字長公官至大夫竟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戲海

和詩仍醉墨戲海亂羣鴻

厚智果師論王詩之書如羣鴻

殘臘獨出二首

幽尋本無事獨往意自長釣魚豐樂橋采杞逍遙

堂羅浮春欲動雲日有清光處處野梅開

厚杜詩江路野梅香

家家臘酒香路逢眇道士疑是左元放

厚神仙傳左慈字元放徐隨有

道術居丹徒慈過之隋門下客欺慈云徐公不在慈便去客即報徐公有

一老翁眇目吾見其不急之人因欺之云公不在矣公曰咄咄此是左公

我欲從之語恐復化為羊

厚曹操忌左慈欲殺之慈走入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

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之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鄰人立而言曰

遠如許即往赴之而羊數百並屈鄰人立云遠如許遂莫知所取焉

江邊有微行

次公詩遵彼微行 詰曲背城市平湖春草合步

到棲禪寺堂空不見人老穉掩關睡所營在一食

子仁陶詩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

地風松獨不靜送我作鼓吹

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

行歌野哭兩堪悲遠火低星漸向微病眼不眠非

守歲鄉音無伴苦思歸重衾腳冷知霜重新沐頭

輕感髮稀多謝殘燈不嫌客孤舟一夜許相依

南來三見歲云徂直恐終身走道塗老去怕看新

曆日退歸擬學舊桃符續漢制大儺毆除畢立桃木板於門畫神荼鬱壘以禦凶煙花已

作青春意霜雪偏尋病客須但把窮愁博長健不

辭最後飲屠酥厚崔寔四民月令元旦進椒柏酒次第從少至老今屠酥其遺意也堯卿屠酥草菴也古人居菴作

酒因以為名

歲晚相與饋問為饋歲酒食相邀呼為別

歲至除夜達旦不眠為守歲蜀之風俗如

是予官於岐下歲莫思歸而不可得故為

此三詩以寄子由

饋歲

農功各已收

次公左傳妨於農收

歲事得相佐

次公殷武詩歲事來

為

歡恐無及假物不論貨山川隨出產貧富稱小大

寘盤巨鯉橫發籠雙兔臥富人事華靡綵繡光翻

座貧者媿不能

次公王符潜夫論浮侈篇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不逮及也

微摯出春磨

次公微摯微官居故人少里巷佳節過亦欲舉鄉風

次公微摯微獨唱無人和

別歲

故人適千里臨別尚遲遲

次公莊子適千里者三月聚糧

人行猶可復

歲行那可追問歲安所之遠在天一涯

次公選詩各在天一涯

逐東流水赴海歸無時

堯卿古樂府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

東鄰酒初熟

西舍羸亦肥且為一日歡

次公列子舜禹周孔四聖人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堯卿謝靈運

四
運詩且盡
一日娛

慰此窮年悲。勿嗟舊歲別。行與新歲辭。去去勿回顧。還君老與衰。

守歲

欲知垂盡歲。有似赴壑蛇。脩鱗半已沒。去意誰能遮。况欲繫其尾。次公晉書賈皇后云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雖勤知奈何。兒童彊不睡。相守夜誼譁。晨雞且勿唱。更鼓畏添槓。坐久燈燼落。起看北斗斜。明年豈無年。心事恐蹉跎。努力盡今夕。少年猶可誇。子仁樂天詩猶有誇張少年處笑呼張火喚殷兄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二十二

